

高爾基選集 英雄的事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820.1(2)

820(2)
001444



高爾基選集

英雄的事

以羣譯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版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版

英雄的故事

高爾基選集

著者 高爾基

譯述者 以羣

發行者 張靜康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廿九號
漢口 文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編號 304 版稅 68

號 3001—4000

目次

英雄的故事·····	一
嘉拉莫拉·····	六七
十戈比銅幣·····	一四五
後記	

後記

「英雄的故事」和「嘉拉莫拉」兩篇，是高爾基在一九二四年所發表的作品，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及繼之而起的「反動時代」為背景，描寫着個人主義的智識分子在時代底暴風雨中動搖、混亂和叛變的過程。同時，從側面寫出了這時代中的許多反動的智識分子——君主主義者，虛無主義者底面影。

蘇聯·耶爾密洛夫說：

「『英雄的故事』和『嘉拉莫拉』——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這部巨作底縮圖。」（見「高爾基與杜斯退益夫斯基」）這是有着充分的根據的。這兩篇作品底主人公具備着種種與賽姆金相似的特質；例如——懼怕生活，不信仰理性，蔑視同輩，深信「自由就是平靜」的思想，以及崇拜「歷史是個人底事業」的哲學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人物就是賽姆金底未完成的雛形，各各地表現着賽姆金這典型的性格底一面。

這兩篇作品在高爾基全部著作中的重要性，即在於此。

最後一篇「十戈比銅幣」，是高爾基早期的作品。由那清麗的描寫和濃厚的抒情味中，可以看出他初期作品底特色。

英雄的故事

兒童時代，一般人們還不知道怕的時候，我就怕蟑螂，蜜蜂和老鼠；後來，天雷，飛雪，黑暗更苦了我。

打雷的時候，我怕看被閃電映着的玻璃底蒼白的戰慄，緊緊地閉上了兩眼。不知是誰，這樣告訴過我——也許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當閃電把天空弄得四分五裂的時候，在那邊——晴天般的青空底那邊，呈現着偉大的地獄之火。青空

——是彌漫全世界的野火底烟霧；天星——是野火中的火花。這地球，也許會在某刻兒發火，而且，恰像丟進烽火中的櫻桃核一般，太陽似地燃燒起來，然後變做炭，變做第二個月亮，懸掛在空中！

我尤其怕黑暗。我不以為「黑暗」是「無光」，而覺得是對光明懷着敵意的一種獨自的力。黑暗底不能感覺的灰色的塵埃隱蔽了空間，濃黑地吞沒了樹林，家屋和屋中底家具時，我等待着黑暗之塵埃濃厚到石塊底硬度，而且其中一切的生物變成化石，我也變成化石。我希望那時接觸一下黑暗。我把一隻手伸到沒有點燈的角落裏，小心翼翼地曲起手指，捏起拳頭，同時由手掌底觸覺感到了不快的潮濕的冷氣。

我明白這類觀念對於十歲或十三歲的少年嫌太複雜。但是我記得那時的我正懷着這樣的觀念。

然而最使我害怕，使我害怕得幾乎發狂的，是冬雪底嗚嗚的音響與呻吟。

上底萬物瘋狂般地旋轉，樹林恰像努力着要離開地面飛到雪之國中，去一般搖擺着身子；惡魔似的夜，在這夜中，我感到某種惡意的力量決心要掃蕩地面，把街道，森林從地上吹開，而把我一人留在蒼白淒寒的荒野之死的沉默中。我底胸中充滿了不可測的空虛底苦味，我底被恐怖襲擊了的心臟如「空」與「海」之間的一隻蚊蟲一般，忐忑地悸動着。可詛咒的惡作劇的風底瑟瑟的聲音，在我體內銳利地震響，要把我底身體凍碎了！我把頭埋在枕裏，用手指塞住耳朵，但是，這破壞的，殘酷的聲音仍舊襲擊着我底胸膛。

也許有人以爲我因爲是病弱的兒童，所以如此吧；但是並不然。我覺得我是體力強壯，營養優良，比我底同輩們身高年長的；另外的人們以爲我是與年齡不相襯地老實。

是的，肉體上我是健康的，而且覺得這對於自然現象的恐怖底原因正在於我底健康中。——這是不可解的，是以即將到來的「死」放在面前的人類之自然

的，生物學的恐怖。

我確信：病人是不能如健康的人一般，以那同等的力量來感覺恐怖的。

我是母親底獨生子，已記不起父親——做過教師管轄區底建築家的父親；他在我四歲時就死去了。母親底弟弟——孤獨的祭司——我底舅父為我代替了父親底責任。舅父和母親，女傭杜尼亞，水夫根尼以及我家其他的一切人們一般，都同樣地愛我寵我。

「爲什麼不能沒有飛雲呢？」我問舅父。

高大，肥胖，清秀，愉快，而且彈優美的「六弦琴」(註)，玩急性的骨牌戲的他，親密地抱起我，說一些安慰的話。但是那並不能安慰我。

「『自然』這樣地安排的呀。這是上帝底意旨！」

而且一面撫弄着我底頭髮，一面對母親說：

(註)——種西洋樂器。原名 Guitar。

「這孩子底頭腦有哲學的氣味呢。」

有一次，他非常歡欣地對我談了話。我很喜歡地聽了他底流暢的話，圓潤的言辭，——他底關於支配這世界的所謂「上帝」，「自然」，以及人類理性底三種力的敘述。但是我不能了解這三種力底神秘的聯繫。而且話愈多聽，「上帝」愈加遠遠地去到不可解的黑暗之中，「自然」愈加成了可怕的東西，「理性」底任務愈加模糊起來了。

粗俗，然而非常麻煩的比喻浮在我底頭腦中，那是這樣的：——「自然」這東西是洗衣婦加拉賽伐。這女人十分魁梧而污垢，綽號叫莫克萊伊亞。她與馬糊並排地在我家底院子裏住了四十年左右了；我觀察着她，但在這期間中，她底肥胖紅潤的，傲慢多脂的眼睛射着淺人的光輝的臉孔好像沒有改變。她已四十歲光景，可是在工作上不知厭倦的她，在放蕩中也同樣不知厭倦。如她底許多同輩的女人一般，她害着「色情狂」——對於少年男子的熱狂症。她懷着恰如變態性慾

的男子欲求破壞處女底貞操一般的貪慾，以誘惑這些年輕的男子。

厚臉而狡猾的她在清醒時嬌豔得可愛。她底歌曲似的聲調罪惡地震響着，臉孔更加龐大，傲慢的眼困惑地微笑着。

但是幾乎每星期六，總是一天到晚猛烈地釀酒，無聊的狂暴捉住了她。他發揮起健康的男子般的氣力與非破壞不止的盲目的慾望，毆打三個與自己同樣卑污的女友，敲碎食器，打破椅子和沙發，有時更用斧頭劈碎了水夫尼根底水桶。尼根是信仰堅深而少講話的溫順的老人，夏天常穿着簡單的像死人一般的白衣服。

有時，她手脚被綁着躺在地上，我站在馬棚門邊聽尼根對她講話：

「你不顧惜生命？莫克嗎萊伊亞！」

她嘎聲地回答：

「但是——對於我，生命是什麼呢？什麼也沒有給我——什麼生命！」

她狂暴時，在院子裏的巡查底臉上表現出了人類底理性，巡查沉默地用拳頭

打莫克萊伊亞底脚，緊揪着她底嘴唇，吼將起來，而且以污垢的臺布結成的繩索
綑綁了她底手和脚。她決不抵抗，僅僅一面微笑，一面囁嚅：

「啊，啊，縛呀！縛呀！惡魔呵！」

巡查用繩子把她團團地纏縛起來，一面哼着鼻子，以牙齒裏透出來的聲音下
判決：

「我認識你，我把你……」

覺得那昏醉的洗衣婦可怕的只我一人。我瘋狂似地怕她，她給我煽起了尖刻
的嫌惡與難於克制的不愉快底感情。

「她爲什麼生存呢？」我問舅父。

他一面愛撫着我一面這樣回答：

「理性是不能解決這問題的啊！『爲什麼？』——對於這問題，除了上帝底
意旨之外，不能發見別的解答。」

敢于告白的是：以「自然」與洗衣婦相比較，而以人類底理性與韃靼人的巡查相比較，這粗雜的譬喻不僅支配着我底青春時代，卽至現在，我也許還被這譬喻束縛着。不待說，這譬喻很顯明地是「非理性」的，然而對於我，對於人類，却強化、深刻化了我對於人生底諸現象——抱有敬意的人生諸現象——的恐怖。蚊蟲也許使我傳染熱病，老鼠也許傳播瘟疫；我知道了這些事情的時候，使我大大地吃驚。難道那般無用的蚊蟲尚且是我底仇敵，胆怯的老鼠也是我底仇敵嗎？

我以孩童式的質問——「爲什麼？」難倒了舅父，終於惹怒了他。

「哼！我要教訓你一下！」他繃起濃眉來說了：「你這樣大的孩子不應該發那般厭人的議論。老實說，這是不能不責備你的。你應當留心！」

母親也同樣地對我說：

「不要纏着舅父問呀！爲什麼不絕地問這些乏味的事？不准這樣！」

然而，雖然這樣說，另一方面，舅父與母親却在熟人面前繼續誇耀我的好奇心。母親和舅父底這類事，鼓起了我底自愛心，同時，對他們的態度冷淡起來。我已經感到自己在同僚中是優秀分子了，因而同僚中沒有我底朋友。當然，在中學校裏以爲我是胆怯者，所以嚴格地被排斥了。而且我是鈍重而不敏捷的，感到危險的遊戲惹不起我底興趣。我怕中學校內部底吵架。街上的孩子們對於中學的敵意，使我想起了野蠻人加斯塔費馬爾對於歐洲人那樣的本能的敵意。這樣，使我很早就感到「孤獨」底光榮，而且含混地了解了這孤獨底意氣——自由地培養成獨立不羈的個性之唯一的領域。

我是中資的學生，雖不是熱中的，却真摯地用過功。

舅父會鄭重地講過自然科學底智慧，但是，這不能消滅了我對於自然現象的恐怖——不，恐怖連滅也沒有減去一些。年輕的基達諾夫非常熱心地教過自然科學。這位先生是位圓圓的活潑的男子，很像猴子；中學生們把他取了個綽號叫

「皮球」。關於物質構成，他有一個自己底假說。他崇拜電氣，而且曾在授課鐘點中喊過：

「電力之中隱藏着人生底一切的謎。而不久，我們就要解決這謎！」

他像畸人似地，戀愛方面，幾乎每年都有新的羅曼斯出來。我覺得他是輕薄的，我發見他有些與滑稽家相同的成分，而且我因此感到了侮辱。某次上課中，我有了一些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事惹怒了他，他這樣對我說：

「你雖然確是用功的青年——但是你不歡喜科學。而且我不明瞭你是特別歡喜什麼的。以我看來，你用功的地方不是這個學校，而是神道學校。」

歷史先生是密里諾伐克。他，脊骨像貓背般高高地聳起，而且有着光禿的頭，老太婆般無髯的臉和大的喉嚨，對於我似乎覺得不快和醜陋。圓邊的黑眼鏡幾乎遮住了臉部底三分之一。毫不檢束地矚視地以無確信的跟跲步調走着路。他底長統皮鞋底後跟常常踏歪了，褲子底膝部纏摺得可笑。我注意了他怕馬這一件

事。從這邊底「人行路」橫過到那邊底「人行路」之前，他要長時間地細心環顧周圍，等着馬車通過了，然後側着頭，一面幾乎跌倒般地搖擺着身子，一面很快地走過去。

他以圓滑枯萎的聲音講歷史底故事；而只有把沙皇底橫暴加以合理的解釋時帶有幾分活氣。他把兩手插進褲袋裏講着。但有時却慢慢地伸出了左手，把曲成鉤形的一個手舉到肩膀那末高，然後說：

「彼德大帝是橫暴的，但這是情勢所要求的。」

他底敘述雖然枯燥無味，但歷史却富有可怕的事情，使我感到興趣。在諾伐克底鐘點中，因為我特別地主張了狂暴性底事實吧——他聽完了我底回答，就像有確信般地點頭說：

「是的，正是這樣。伊凡皇帝不能不狂暴，這是情勢所要求的。是的。」
有時，他以我作為學生們底模範，但這却惹起了中學生們對於我的敵意。

我七年級的時候，諾伐克在街上遇到我，要我到他那兒去看他。

「明天晚上，稍遲一點……」他低聲補說。

他寄宿在一個嚴厲的少說話的老婦人家的院子裏底廂房內，他底薄暗的房間被書本埋沒了；房間底正中有一張也堆滿書堆的龐大的桌子。靠壁是睡床，壁角裏是衣櫃。院子裏落着溫暖的雨，樹葉發出了奇妙的聲音。這乾燥的，絲般的聲音在諾伐克底房中，無論如何是必要的，似乎這是填滿這房間底黑暗的。灰色的蝴蝶飛進開着的窗子，在桌上用綠色罩子遮着的電燈上面團團地飛旋。

諾伐克側着綠色的禿頭，一面看着桌子，一面像弓般彎起身體，灰暗的臉色一動也不動，像作歷史語言科的入學準備一般靜靜對我說：

「馬加洛夫，您對歷史富有興趣，我要幫您個人地研究那一種學科。我要送書籍給您，指導您讀書。」

他說着「您」，他對我講的話誘惑了我，以此我接受了他底提議，他從桌上

拿起一册美麗的覆了莫洛哥皮封面的，並不大的書，用手掌撫摩着牠。

「是這本書，應當好好地留心讀完這本書。這要請您鄭重些！關於這書，以後我和您討論吧。」

這是加利爾底「英雄與英雄崇拜」。我是不大歡喜讀正經書的，從外國文中翻譯來的冒險小說很使我滿足。然而我却誠摯地讀完了這本小書。現在已記不得這書合不合我的意，但這書中却有些成分滿足了我從魯濱孫·克拉蘇，或庫巴，馬因·里德及格斯塔夫愛末爾等主人公們底冒險中涵養成的文學趣味。

諾伐克爲我展開了這小書底哲學的時候，我非常吃驚。他以陰冷的迫力，並不大聲然而鄭重地說：民衆在本質上是無個性的，精神上是原始的，單純的。民衆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擴大生活外表的便利。他們與認識生活底秘密欲求無緣，「創造」對於他們是不可知的有害的。他們用自己底力量連自己底粗惡艱苦的生活條件也尚不能改善——大衆是不能發明，不能考察的——創造，發明，制律的

人，常常是唯一底人，是個人，是個性。

「民衆常常由粹取個性底精神的力量而生活。」這些可紀念的言辭冷然地在我心中震響。而且在我底眼前，鉤般彎曲的一個手指恰如要挖出我底眼睛一般微動着。他底喉嚨在言辭底襲擊之下不愉快地膨脹着。

「若是沒有伊凡皇帝，彼德大帝，愛加特里娜女皇，普希金，哥哥里，杜斯退益夫斯基，也許世界上底人們會不知道俄羅斯。歷史常是個人底事業，英雄們所創造的結果，創造了意大利的是但丁與斐多拉爾嘉，創造了英吉利的是密爾頓，休謨，虎勃斯等。」

他舉出了許多人名，但關於他們，我除名字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他問道：

「若沒有拉勃萊，笛卡爾和波爾特爾，法蘭西將成什麼樣兒？若沒有哥德，飛喜推和華格納爾，德意志將成什麼樣兒？歐洲諸國底國民，若沒有給他們以生氣，給各國民以獨創的面貌的詩人們和思想家們，將成什麼樣兒？請看阿非利加

底黑人，加爾姆伊克人，其爾基斯人和巴休基爾人罷！……」

他兩手放在桌上，神經質地搖動着手指，更加放低了聲音——這點，使我相信我是聽着除諾伐克之外沒有誰知道的秘密，尤其迫我緊張地注意起來。現在也還記得，那時我非常希望他除去眼鏡——眼鏡是他身上親近我的唯一的東西。我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不，就是燥急也沒有看見過。冷然憂鬱的他在教室裏面恰如幹慣了冗繁的事務的職員一般，常常鎮靜而固澗地工作着。然而那晚他變了，我在他底低聲的言辭中聽到了激怒和憎惡。而且他在我底眼前剝去了他底侮辱的虛偽，像控訴一般。話語顯然醉倒了他。他慙慙地屈起自己底身體，言辭與言辭之間，奇妙難聽的特有的聲音吃吃地從他底喉嚨中湧出：

「這……這……這……」

「天才與國民是無關係的。」他說：「我國底最偉大的天才——普希金是阿拉伯人底子孫；鳩哥夫斯基是半土爾其人；萊門多夫是蘇格蘭人，——是的！您

——明白嗎？天才——是在于國民之外的，他是超越於國民的，常常是超越的！無論那一國裏，你都能發見別國底血統的指導者。誰鼓動民衆底生氣，誰領導民衆前進，這不是問題，不論基督是猶太人，不論柏拉圖是希臘人，不論老子是印度人或是中國人，都是同樣的。盧梭，托爾斯泰——是同樣的精神，而且本質上是同樣的事情。英雄或指導者是與大衆幾無任何共通點的個性底種子。……」

我在他底語言中感到一種真理，而這真理使我感到了一種什麼義務。這使我不快地興奮起來。

「一個人與多數人——不是同一的東西——不是的。」他底聲音震動了我底耳膜：「個人——是被多數人確認的現實底仇敵，所以他往往被多數人所憎惡。歷史——那是一人對多人所具的敵意；在民衆中，是由於平和的愛好所惹起的敵意，在人類中，是由於活動的熱情所鼓動的敵意。因此，歷史往往被狂暴所充滿，而且正是不能不如此的。」

他一面送我一面嘮叨着：

「不可相信社會主義者們，他們底學說，是危險的，是澈底地被虛偽所浸透的；這學說是反對人類的。——明白嗎？不可以相信！」

并且他還長時間地講過一些社會主義底可怕；但是，疲倦了的我已不懂得那些。我肩上的輕而粘的他底一隻手，他底手指底戰慄以及眼鏡玻璃背面底黑光，我現在也還記得——這一切都使我不愉快。

當然，我把這些思想簡單化了；也許把牠更加弄複雜了。我開始聽到這些未知的思想時是十七歲。通過沉默的街道而回到家裏，同時，對於新的事情，我感到不滿意。這晚以前，生活對於我是很簡單的東西。我不是沒有感到什麼英雄的嗎？爲着某事，對某人或某物而戰鬥的鬥士底任務，我不是不曾幻想過嗎？我是極平凡的少年，是體質虛弱而爲母親所嬌寵的少年。母親非常擔心着我底健康，而且幾乎使我感染了病態的危懼。手裏捧着書躺在沙發上，驚嘆主人公底敏捷與

勇敢，感覺自己與罪惡底區別，這是我所歡喜的事。憐憫不幸的人們，命運怪滑稽地磨折這不幸的人們，對於這些，我歡喜微笑，這是愉快的。樂於人生底不安與危險的人們，樂於為隣人底幸福而盡力的人們——知道有這類人們存在是有趣味的事。然而——個人方面，這樣的人對我是不必要的。

諾伐克與加拉伊爾對於我也同樣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在家中躺在床上，以被壓迫般的心情這樣想：我對於英雄或民衆有怎樣的必要呢？我確信與這般人太少接觸了。街上，在我底周圍住着幾萬的人們；但是那些人們不知道加拉伊爾底哲學，不以牠為必要；而且不是以英雄，指導者和社會主義——那般使諾伐克愚鈍鈍地興奮的一切——為不必要嗎？

想起他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安的話，我還有幾分可笑——我知道，在中學底第七學年底班中，有幾個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誇大的少年。不知道為什麼，做他們底指導者的是貴族郡代表者底兒子波羅多夫，這尤其使我不高興。他是個討厭的

傢伙，是中學校底英雄。大概他曾把一個酒醉落水的女人從河裏拉起來吧；因此他就像水手一般放開腳來走路，吹着口哨，從齒縫裏吐着唾沫。

我底班裏也有英雄——那是預審推事底兒子盧多梅特夫，容貌：力大而酒量宏。關於他底放浪，學生間發生了傳說。他被人畏怕，被人羨慕。他纏起胃來，以超人底侮蔑眺望一切人。回答教師的時候，老是講些異常的怪話。對於這，不單學生們要笑，有時教師也不約而同地大聲哄笑。只有諾伐克不笑，而低聲地說：

「是的，但是這是你爲使人發笑而想出來的。我記你二分。」

盧多梅特夫對於先生的不關心的態度很合我底意，而且羨慕他底能運用某種特別句語的能力。這些句語緊粘在我底記憶中。在基達諾夫底鐘點中，他說：

「我歡喜曲綫。覺得曲綫有生命，有獨自運動的能力；而直綫是絕望的，死的。」

對於這類的話，大家也是大聲哄笑的。
基達諾夫對於這話感到恍惚，而喊道：

「你有好的頭腦，但你是可詛咒的怠惰者，是罪人。」

我一面思考諾伐克底話，同時想出了中學校中所有的「英雄們」底故事。試把他們當作將來創造歷史的人們來想像；而且決心要好好從諾伐克那兒逃避。因此我選了簡單的方法——中止了歷史底研究。起初，他好像不注意這事似的；但後來說出來了：

「哼，這是很不好的。」

不久，他招我到他底家裏，用醫生對生病的孩子說話的口氣，開始問我爲什麼不用功。我對他說了怎樣的謊話，雖已記不得，但那時會使諾伐克惱怒的頑固的慾望，却至今還記得。這慾望沒有達到。立刻他又抓着我底肩，講了同一的事情——民衆和指導者及英雄們鬥爭的事件。

「即使肉體被破壞，英雄也往往是勝利的。」——他說服我，但是我想：他若是除下眼鏡，那末充滿狂亂的人類底眼睛將在我底前面輝耀吧！

我確信他不能爲我幹什麼，就離開了他那兒。爲什麼從他那兒逃去呢？

祖父突然急病死了！他是去參加育爾頓底十字架行列時凍了喉嚨，染了咽喉炎；然後被白癩性鎖球菌侵害了腦子，在兩天之內，這壯美康健的人就死去了。看了祖父底傾斜的蒼白的臉孔，散亂的鬚髮和像正爲恐怖而倒豎着般的，紛紛披散在枕上的頭髮時，我想：誰也決沒有如我一般深刻地感到可怕的「死」之愚昧和可悲的「生活」之不安。

鐘聲多麼憂鬱地鳴響着，而傳報祭司之死啊！

這死壓迫了我！

祖父是我所喜歡的。他是健康，快活而可信賴的人。他懷着「一切的世界圓滿地在進行」這平和的確信。他一面呵呵地笑，一面說：

「歡喜笑的人能度優美的生活。」

那末，鎖球菌爲什麼必要？那是歡喜笑，還是怎樣？現在已不能夠問他了。而且也不能聽那零底低音弦之震響般的最低音的笑聲了。

「喂！請記住這句話：愈是愚笨的人愈多疑問；這是拉克丹齊也明白的。」他或把自己底滑稽的意見傳達給他人；或把某人底思想接到別人底思想上去。而且歡喜非難牧師或哲學家；指出他底錯誤，於是他就笑而反問：

「誰以這樣的事爲困難？我說普魯東是懷疑論者，也可說是增加了這世間底微小的不愉快嗎？」

他常常這樣說：

「信仰者。因爲這是無意義的。」

然而我對他說「這」是多餘的事情時，他反對了：

「不然，因爲這是關於信仰本身的。」

他被莊嚴地運到坟墓中，葬入鐵般的泥土裏去了。——我在坟墓上一直站立到坟墓被雪埋沒。這天濃密地落着雪。我底身體中恰如脫落了什麼骨頭一般，我頹然地不想歸到中學校裏去，我感到了壓迫。

然而諾伐克不久却被招聘到彼特爾普爾格去了，那兒，他在內閣中工作。我一面送他，與他交往雖不愉快，但我驚奇地感到：他底出發對我更不愉快。這大半是因爲祖父之死，使我底感情很敏銳了吧！對於我，人類中底這樣的人是必要的。

當然，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飲燒酒（註），造弄中學生底謠言，出入于娼妓館。我是憎惡燒酒的，很怕被他們同化。婢女多佛尼亞不斷地使我滿足了男子底慾望。多佛尼亞是三十幾歲的女子，無恥，狡猾，而富有金錢的貪慾。我對於姑娘們是小心，胆怯，而不能與她們交談的。雖然沒有什麼可說——但是她們中底

（註）「燒酒」是Votokas底音譯。

大部份沒有讀過我所愛讀的書。有時我說歡喜仲馬底小說，她們就傲慢地嘲笑了我。

我底母親歡喜美好的景物。她底一生之中，在這事上感到最大的興味。她把烹調專家聚集在自己底家裏，眷養着他們。但後來，他們在各人自己底地方供養母親。

她美貌，熱情，而有着嬌愛動人的眼光。她婷婷地行走，紆緩地講話；這對於她是重要的，是被男子愛戀的地方。

我七歲的時候，母親與醫生發生了羅曼斯。這醫生是剛畢業的快活青年。母親反對我入大學。她畏怕「政治運動」，確信我不久將參加學生運動而死於監獄或放逐之中。歇了一年，中學校要休業了。她很容易地說服了我。那年中，母親有了要否使我結婚的疑問；總之，我是贊成不要結婚。結婚底話確是有了，然而——沒有效果。我拒絕了結婚。我底微少的性生活底經驗使我對性生活有一些執

拗的思想，這就是造成了生理學的懷疑論底有系統的一套。僅為獲得短促的緊張底一瞬間，值得長年月地每天忍受各色各樣的困難與不安嗎？僅為着這刻兒，就把因某種原因而信仰着的一個有着變態的心理，有着探訊你底思想內容與思考方法的權利的異性擁抱到自己底身邊。這是值得的嗎？若是可以說「妻子是菜肴中底湯」，那末妻子每天應有不同的味兒。

我雖然是讀書的，但知道女子要求着愛好着英雄——強有力的美觀的男子。生活，我愈了解生活，愈確證了這點。但是却使我明白了：我關於戀愛所讀的一切，都是使人類陷於犬馬般的無恥中的狂妄的，要隱蔽醜惡態度的，像法花果底菓子般可多可少的無止境的意想。對於婦女，甚至對於處女，我都常常感到虛偽的戲劇般的成分。而且，我能毫無畏懼地說，她們還有着要吸着在男子身上的寄生的慾望。我覺得，女子那樣屢次照鏡，並不是為着檢查誘惑的武器是否整齊，乃是因為她們信仰着自己底現實的生活。

大概，這類思想底出現，是在我二十歲以前。當時我不能單純底想像自己做「夫」做「父」；也不能決心採取掠奪他人底獨立，破壞他人底平衡的行動。

一年之後，我進了醫科大學。第二年，證明了母親底預言。我無意識地被牽引到示威運動中，警察把我與許多學生一同推進莫斯科底牧場中；後來我被送到了故鄉。母親嚇得發瘋，已經兩次斷然聲言不許我到莫斯科去。若是我違反了這點，也許母親就死去了！我沒有反對母親。因為反對團體底騷動與政策，我被大學驅逐出來了。尤其是，以為在這刺激的騷動之中創造出學者，由此產生國家底精神的力量，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醫學是不適宜于我的學問。我厭惡解剖紛亂的屍體底內臟；口裏含着香烟的快活少年，成了用奇形怪狀的解剖刀挖出心臟的屍體，自己想像一下也覺得很可怕。含着香烟，兩眼被烟燻得閃灼着的這些年輕的男子們，在兩三日前是好好地活着，這比屍體更使我害怕。他們曾戲謔，曾歡笑；靈魂，從他們底互相偽飾的，被生活底秘密與許多醜態刻劃下了痕跡的腐爛

的肉體中，消逝到那兒去了呢？對於這問題，我覺得是荒唐而疏忽的。當然，我知道：他們中底一部分是被「理解人類底構造」的誠懇的希望所激動的。——然而對於我，較此更不可理解的是：對於那神秘的力——使這有機體運動，鼓動人們去感覺思考這有機體的神祕的力，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興味。

而且，浮蕩快活的少女克拉佛茄·伊凡諾芙娜屍體躺在他們面前底桌上。兩天之前，她飲宿鏝水自殺了。她底眼睛突出，眉端凸凹不勻，一邊的眉比另一邊的高。在因恐怖與病疾而腫脹起了的眼眶上張着眼臉。嘴唇像發着無聲的叫喊般張開着。然而，我們似乎得聽到那聲音。那喊聲激起了我底昏眩與癱瘓的嘔氣，同時不絕地擴大，以刺激性的氣息擴散到空氣中。

我底同鄉盧多梅特夫當剖開屍體底變了綠色的腹時，往往懷然而紆緩地說：

「賣淫——是神經質的女人底生意……」

他和現在站在桌旁，把手蕩在背後的那學生，都認識這少女；而且我知道：

他們兩人恐怕都會利用這屍體——盧多梅特夫現在冷靜地在解剖屍體。我不希望他或別人講到憐憫這已死的少女的動聽的話——不必要的、輕蔑生活的話。老實說，我對這般人是什麼也不期待，什麼也不要求的。他們于我是難堪的存在。我一走開，盧多梅特夫就在背後嘲笑了：

「頭腦雖笨，鼻子倒是美麗的。」

大家都同樣地嘲笑我。我不是「有朋友」的人！然而盧多梅特夫却是固執狂妄的人。他是一等的雄辯家，在「大學」學生底團體中和「政治運動」反對者底團體中有着相當的作用。有些人畏怕他，有些人憎惡他，也有人像主人對狗般地愛他。

這樣，我離開了大學，一點也不感到留戀。過了幾個月，母親的知心的醫生荐我到縣衙裏工作。——醫生底弟弟是那里底特別待遇的工作者，我在衙署中平靜地過了兩年。在這里，我度過了「日俄戰爭」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革命底

瘋狂的時代。

縣知事是相貌醜陋，嘴唇厚脹的，有病的老人。他有一種担愛，担憂發見白朗林式短鎗底彈子所打不穿的甲冑般的短衫。高我一級的上官，醫生底弟弟是三十五歲光景的人，穿着塗了琥珀漿的衣服，有着光亮的禿頭。他拚命地頑撲克，對空閒底恐怖戰慄着。而且努力收集磁器。我底同僚——一半像家畜，一半則如奇幻。

他們之中，只有孤兒多洛斯多夫是一個微黑的敏捷的孩子。他以十分敏捷一點著稱。街上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知道。而且每天帶進一些神經質的、令人緊張的、喚起混亂的東西，到這衙署底薄暗的、烟霧彌漫的室中來。在那為繁茂的苦提樹底葉蔭所遮蔽的窗前，他與我相對而坐。有時是天朗氣清，有時則微風拂瑟，他底微黑壯麗的臉上飄動着陰影底斑點。——這少年，似乎想出了酷毒的惡意的事情，沉默地笑着。

我常常注意着，人們底手是怎樣的東西？他底有着纖細指頭的黑手，使人想起猛鳥底銳細的腳爪。他不絕精神飽滿地，恰如花苞底忽開忽閉般地舞動着手指。

無疑地，他們墮落者所有的野獸底感覺，立刻理解了我。而且如煩鬧的秋蠅般，東拉西扯，唸唸不休地講到從戰線上歸來的兵士底野蠻的狂暴，講到爲兵士所煽動的農月底叛亂，講到那會底氣氛，也講到那恰如地面將全爲牠所佔據般地擴大開去的恐怖。他自己雖好像並不畏怕，但他却顯然歡喜驚嚇我。

「事情正在發生！」他以難聽的，可憎的接吻般底響聲說出最後的字，同時靜靜地說。

「什麼正在發生？」

他靜靜地吹着口哨，不回答我，只用紙遮住他自己底尖的鼻子，讀着那紙。或者兩眼順次開閉地看那紙。他顯然是歡喜生活底無秩序的。在本質上，對於火

起，殺人或街頭底不幸等，他並不是自慰的冷淡的無關的旁觀者，也不是對悲劇和喜劇都同樣地有着興味的劇場底特等席上的客觀。不，我感到；——暴動使他歡喜，實際上，他自己能使悲劇發展，而且準備着要演悲劇。結果，他要我期待那必然粉碎我底生活的不幸。

在這樣的心情中，我被派遣到一個像隱匿在庭院山川之間般的，有部署在的市鎮中去。他被農夫威嚇，從馬上跌下，成了殘廢者。我從這屋底窗中看到了農民燒毀地主底房屋的情形。

黃昏的時候，川流底對面的林蔭中，遠遠地馳向東南的黑雲，像正被太陽映射着一般，轉成了鮮紅。然而黑暗密佈在草原上的時候，上端像鋸齒般的稻子看去好像在森林上面。那時，最初發火處底左邊，火光映照着天空。差不多同時，我聽到了奇怪的震響聲，車子底傾軋聲和狗底吠叫聲。堆積在那河岸上的乾草發了火；一處，二處，三處——三處底火起照澈了道街。街上，有貨車底行列和

貧民之羣底螞蟻般的行列。工廠底長煙囪從黑暗中突出。雜草叢生的基地上聳立着磚砌的建築。棺材蓋般長方的灰色堆棧發了火，映照在有圓柱和假山的白屋上。河水清晰了起來，鮮紅地像沸騰一般。我像做夢般看見了這一切。

逼近窗下的幾個黑影驚醒了我。

「人類行動平等！」其中一人這樣說：

這類句子難堪地銳化了我底視覺。我所見的一切傾注進了我底心坎，同時恐怖攪亂了我底心境。然而在記憶裏面却響着可厭的話：

「事情正在發生！」

烏黑的人濤逼近了家中底假山。破壞了玻璃底碎片或鏡框的音響，狗叫般的喊聲和口音不明的會話，都清晰地聽到了。赤色的河水中看得見傾斜而迅速地馳着的船。槳像甲蟲底脚般划着。我推想：這是市民們去搶劫的。一天晚上，我激夜在窗邊或坐或立，看着人們螞蟻般的工作。火光映照之下，他們把突起的東

西和龐大的包子偷到各方面去。互相推擠，恰如爭鬧一般。記得有兩個人互相抬着一個白的什麼塊，突然打碎，像雪片般飛散了開來。不自然似的赤色的馬在河岸上疾馳。細雨不絕地落着，火簇以紅色的筭子掃蕩了地面上的建築。黑暗中彌漫着的烟霧，更加濃密起來了。火簇鮮紅地映照着黑暗，把地分裂而流佈到更加遼廣的四方。然而黑暗還是濃密，人和馬底影子變成了紫，變成了黑。這兩種瞬間的幻影緊張地出現，又重複消逝，消逝到黑暗之中。我憶起了孩童時代的黑暗底可怕。但是現在，黑暗更加濃密起來，火源噴放着烈焰，人們在黑暗中喘息。我想，這些若永遠地消失，那怎麼辦呢？等到早晨，雨大起來了，火簇也被壓到地面上，而衰退，而消失；這般貧民和馬却都沒有消隱掉。我欣喜地眺望着這些。

正午，街中底廣場上舉行善良的人們底集會。他們殺死了兩三個叛亂羣中的人。他們舉起了聖像和旗幟在街道上遊行。黃昏，我出發的時候，街道變成了荒野，暗夜即將到臨，像被恐怖麻痺了一般。同樣，我也感到了自己底荒涼。我

底思考麻痺起來了，今天所見的記憶中，只是火簇底燃燒，自己底勞動成果之破壞，同時是貧民底羣圍在蠢動。在人類之前喚起了恐怖，同時，我所有的存在都充滿了兇惡的煩惱；我底理性恰如撞在石頭上一般撞着了這無可懷疑的瘋狂的事實。

回到縣城去的途中，我遇到了一隊步兵。前面，留着人參色的鬍鬚的長腳的陸軍上校騎在馬上。兵士勇敢地踏着泥濘，唱着關於烏鴉的呆笨的歌。中尉從我這兒聽到了叛亂已經完結的消息，高興起來了。他毫不顧忌，神氣十足地笑，很使我吃驚。回到衙中，憲法擁護者也很擔心地來問我郡裏所發生的事情，同時，我想：他們也同樣是不能隱蔽眼中底欣喜的光輝的吧！我覺得他們底擔心並不是誠懇的。我以為狼狽是虛偽的。就是我們底衙署中，也妄亂地現出了某種新的，滑稽而不愉快的氣氛。然而心驚胆戰地在坐椅子上的多洛斯多夫却懷着敵意地微笑着，好像更加強烈地懷着憤怒。

關於他底事，我發見有告訴國家保安部長官陸軍上校裴爾的必要。多洛新多夫被監視了。不久，他家裏經了搜查。——於是我底本能不能欺瞞我了，多洛新多夫與某革命的組織有了聯絡，被逮捕了。——被逮捕者之中，我祖父死時所囑託的助祭者是最危險的人，這使我非常驚訝。

談論大家都明白的事件，竊議屈辱的政府底弱點，以及使叛亂之餓激化起來的政府底失策等——這是非常無聊的——是我所憎惡的。

我親眼所見的都是可厭的事情。在我們底窗邊，我看見了罷工的工廠與肥皂工廠底工人——醜惡底半野蠻的人羣——舉着紅旗前進。他們胆怯地窺探着人家底窗戶而走去。他們好像完全期待着人家將澆注熱的湯給他們。在這羊羣中担任牧羊底職務的是生病的老人巴拉姆欽。他是曾被高等警察處罰過的流刑者，急進報紙底通信員。藥局助手哥里多斐爾格揮舞着一面旗。——自基督以來，沒有猶太人就沒有不幸；一個要驅使羣衆犯罪的我所不認識的少年，像牧場底狗般從羣

衆底旁邊跑了過來。

這也是和在那郡裏底河對面所見的螞蟻底行列一般。只是，這邊人們底狀態更加大，更加可怕。風在吹拂，吹動了憤怒的紅旗，吹亂了頭髮，更吹得襤褸的衣衫瑟瑟飛舞，人們混亂地走向前去。一人迅速地走去，另一人小心地以遲緩的步調走去。好像他們都以同等的力量，或在探求恐怖，或者立刻欲與危險衝突，或者在思考着怎樣逃避危險。

老實說，羣衆自身沒有使我驚愕；可是領導着羣衆的狂人却使我害怕。這天底那一刻，狂人在俄國所有的街頭領導着盲目的羣衆，可以左右着他們底動搖的政權。我想像着這事時，胸中感到了那少年時代喚起我底無智的恐怖的冬風之呼呼的呻吟聲。

在廣場中底市會「議事廳」前面，「衛生局」底工人用棒子打死了老人巴拉姆欽。運貨馬車夫殺死了哥里多裘爾格。然而羣衆却四散了！第二天，市裏舉着

紅旗的人和抬着皇帝的像片的人又在街頭遊行了。有人拋了炸彈，爆發起來，炸去了騎巡底脚。還有幾個人受傷，猶太人的女學生被殺。總之，狂亂的日子必然要發生的一切都發生了！心裏驚恐的有病的我，沒有到街上去。我以難于抑制的力量憶起了諾伐克先生底話。理解了他說過偉大而嚴重的真理：

「歷史——是個人底事業，是英雄所創造的結果。」

一人指導許多人是顯明的事實。工人羣衆被可憐的生病的老人指導着。然而這英雄底瑣事却由羣衆底瑣事來說明。指導着大家，站在他們前面最先死去的一人，是英雄主義；這是我所不能否定的。

關於這點，我想了長久，當然我不是做「英雄」，乃是忠實地開始探求英雄——探求能把我底生活隱藏在他底周圍的英雄。然而——誰是這英雄？那兒有這英雄？

我覺得：上校麥爾底相貌不是有些像這英雄嗎？他底擁護國家秩序的祕密危

險活動，迎合了我底心情，滿足了我少年時代由讀犯罪小說而滋長起來的趣味。上校從外貌上看是有魅惑力的。他帶着純粹的俄國人底臉色，是身長體健的人。他底灰色的眼睛沉靜地微笑着。他以寬大的口氣講話。在他底洒脱之中有着滑稽。他扮做工人出席革命家底集會。據說在他們裏面有他底愛人。

我想要爲他做事，把這意思傳給了他；裴爾長時間地詢問到我底私生活。而我底回答不能使他滿意。我想到這事也並不覺得遺憾。他說我在服務者之中有着不壞的地位，同時，我却太謙遜，太胆怯，而順從似乎還不足。

「潛入到革命家中去，對你是爲難的吧？你是非常老實的。但是潛入到革命家中，不久你一定會被他們壓迫，而會被捕一兩次吧！」

他底話中有一點什麼無聊的手工業的東西。或者，他恰如獵人講到野獸一般說：

「革命家——是十分敏捷的青年。對嗎？是非常好的青年呢。」

他一面點着香煙，一面想了一下，繼續說：

「你所熟識的團體中，你考慮着什麼，請告訴我。因為同伴間，這也是有效的。」

可是，送我出來的時候，突然像疲乏了一般地說：

「說實在話——一切都不是那樣的。這類事情，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們掠奪我們，要我們一絲不掛；但是我們提議：即使從我們這兒拿去西裝，長衫（註）却要留着。而且，若是想要如以前底生活一般地生活，那末，即使是殘酷的奇蹟，但要完成牠的堅決的人，對於我們也是必要的！這就是一切。」

我明白他對於我不是必要的人，我離開了他那兒。於是，我立刻寫信給諾伐克，表明了我底精神與希望。在反動報紙底論文中，我知道了諾伐克在君主主義者之間是負着相當職務的。而且我相信能從他那兒得到好的忠告。我收到了兩個

（註）長衫是軍褲，原文為 *Ruparasa*，是一種俄國的上衣。

字的電報：

「速來。」

以此，我重復出發到他那兒。我五年未會到他了，可是在這期間，他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底孩子般的小小的臉孔底三分之一，依舊被黑的眼鏡遮蔽着。如從前一般地結着污垢不堪的領帶；而且，在這五年間，似乎外套連一次也沒有脫下過，褲子也像沒有換過似的。他很枯萎，臉和額底皮膚都蒼白了。但稀薄得幾乎光禿的頭髮却是灰白的。他底房屋與我們市中的狹窄污穢的房子沒有兩樣，陰暗地滿堆着書，中間擺着小桌。這屋底院子中底僅有的看不見的窗子開在有石洞的牆上。牆間有通到下一院子去的門，門上有嵌了污垢的玻璃的窗子。非常悲哀而沉悶。

爲大都會底瘋狂的騷擾所眩惑而在迷霧中昏朦的我，坐在桌旁聽着沉靜而可親的聲音，心裏感到獲得安息了。雖是日間底下午三點鐘，但，電燈却輝映在桌

上底書本間。可是諾伐克却手插在袋裏，扁平的拖鞋摩擦着地板，漫步踉蹌地在房間裏徘徊。他問我：

「你要求什麼？擁護什麼？」

我突然之間一點也沒有想過，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了。

「我想，我要從對我懷着敵意的一切之中擁護我自己。」

「呵！」他在我底面前站住，側着頭說：「一點也不錯，這正是一切人們底回答。」

他以泰然自若的態度反復述說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這一件事，是最近我多番思考過的。——他坐在桌頭，轉向我這邊，用腳擾亂了演說底節奏，同時說了這樣的話：

在生活之中沒有相當地位的好巧而有野心的人，和頗信理智底力量而忘掉生活底盲目的人，努力要獲得權力。——這在較平庸的人們更尊重自己，

認自己爲偉大的人，雖是正當的努力；但是他們犯着謬誤；這謬誤不可避免地把必然的結果放在人類指導者——堅信把國家組織在確固的相扶互助底基礎上的人類指導者——手中的艱難工作上。社會主義者，革命家以爲能在大衆之中煽動反抗權力的意志，煽動理智底能力，這是錯誤的。其實，那不過煽動羨慕，怨恨，復讎等本能而已。

「都是本能。」他說：然後手從袋裏伸出，五個鈞般彎曲的手指接近我底臉。

「人民大衆之中，沒有社會的目的底本能。牠既不存在也不發達。國家之類對於你我是不必要的，同樣對於大衆也不是必要的。但是你都意識地遵循國家組織底必要性；民衆對於這事却是無意識的。一切的人，從本性上說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愈前進愈成爲無政府主義者。但是，人們明白無政府底時期尚未到來；在這時期到來以前，大衆將根據自己底精神法則而分裂爲個人——意識到自

「已底應當生活的力量、意義和權利的個人吧！」

他更加低俯下身子來問我：

「社會主義者底謬誤，為什麼罪孽特別深重，你明白嗎？漠視權力的勇敢的君主政治，為什麼能夠最迅速地引導我們到無政府，無權力，個人絕對自由的境地，你懂得嗎？好好地想想看，那末你能清晰地明白這決不是謬論。一切新的真理都好像謬論，其中最可驚的真理是：大眾分裂為數萬滿足自己的個人，而其中底一人則成為各個人底敵人。」

他離開了桌子在房間中徘徊。他像個身長腰細的幽靈，在黑暗之中不覺此世之存在。他那兒似乎有點什麼奇幻的東西，這使我憶起一個否定的，可怕的人。他們底姿態在我前面底書上矚矚地閃耀。他們底生活常是孤獨而神奇的，但命運却是冷淡的。

他更嚴格地忠告我，要我分外忠實地讀杜斯退益夫斯基，根斯丹欽萊恩契夫

或尼采。

「是的。」他說：「正是這些。以無政府主義者關涉到精神存在，而以君主主義者關涉到這樣的意識。」

後來他告訴我，有人要找一個謙遜而忠實的書記。

「現在是盧多梅特夫在服務着的。你記得嗎——盧多梅特夫？」

「盧多梅特夫？」我問：

「是的，是盧多梅特夫。但這人是疏忽而怠惰的。而且不要結婚。……然而
是很有才能的人。」

「盧多梅特夫！」——我一面在電燈底紅光矇矓地映射着的房間中徘徊，一面想。說我頭腦笨的是他。現在，有誰會相信我底腦子較盧多梅特夫的好了。

這所謂「誰」，就是有着濃密的黑鬚和不勻整的身體的體骨高突的人。他底鬚髮漫延到肥厚的下脣中。但上脣却被濃鬚遮蔽着。他底很大的耳朵有些討厭，

恰如不單要聽出我底話，而且要聽出我底思想一般地豎着。像在機關車底司機者那兒所常看到的一樣。

他以柔和溫順的眼光看事物。他底手是很被珍重愛護的。手底皮膚恰如皮手套底外表一般發着光。

一面摩擦着指甲底周圍，一面明瞭而沉靜地說：

「你是特別被舉荐的。這應當證明。我要求你完成事業，要求你謙遜。此外什麼也不希望。請注意，我是嚴格的。」

他很小心地用手指捺了電鈴。似乎像小孩子捺鈴一般分外滿意地捺了電鈴。盧多梅特夫進來了。

我底主人點頭指着我給他看：

「這是你底代理者，你去好吧？」

「好的。」盧多梅特夫答。

在被小的壁櫥隔住，有一扇對着廣場的窗子的房間中，他驚叫道：

「你？」

「怎樣，以後？」我問。

「你！」——他顯然地觀察着我，一面反復說：「這真奇怪！」

我沒有問他，爲什麼「奇怪」。他也沒有回答我底問題。他也是沒有畢業就出了大學，不知爲什麼到波斯去，在那兒住了二年；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他把一個什麼紙卷放在我面前，很擔心地說：

「黃色的包中，我私人的文書也許藏在裏面，你若看見，請捺電鈴通知我，我來拿。」

他點着香烟，張開手套，粗率地——當然不是真心的——祈望我底成功。是的，小心拘謹的人是非常注意的。

我從窗中看見了下面底廣場——廣場中，到處有人走着。有的簡直像蛙般一

面撲撲地跳，一面走。在霧謐之中看去，他們都像肥胖般粗大地蠢動着。不在他們之間而在他們之上的奇妙的街市之咆哮的騷音幾乎不能聽見；美麗乾燥的房間中，孤惶惶地只有一人，這對我是愉快的。

然後我開始翻檢文書，很希望尋出盧多梅特夫底包子。但是沒有發見。差不多過了兩年，這黃色的包子才到了我底手，我很希望知道盧多梅特夫爲什麼那樣担心的講到那包，以及他怕着什麼。但盧多梅特夫已沉溺了帆船！我期待着他成就其更悲慘的結局。

文書之一，朗讀起來研究是很愉快的。很吸引住我的是關於「重組國家」的一個案子。這是把俄國劃分爲區域，各區域設置具有副王底權力的區長。這使人想起浪漫主義泛濫的羣雄割據的時代。

我底注意中集中在讚賞上，竟沒有聽見主人開了我底房門；靜寂之中響起了他底明瞭的語聲時，我嚇了一大跳。

「沒有讀文書的必要。紙包裏面應當有寫着內容底詳細摘要的目錄。你不可不知道這目錄。此外——都是多餘的，時機還早哩！」

他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底兩腳，一面以一手撫摩着另一手底手背，一面平靜而嚴格地以這腔調講了五分鐘許。他愛着自己底手。

「那活動特別惹起我底興趣的人物底名簿，你應當隨時放在眼前。他們自己底談話和文字，或有關於他們的談話和文字都必須注意。」

我站着聽了他底話。他對我頭也不點，手也不握地出去了。但是這並不使我舒服。他底鎮靜與語言底機械的正確很合我底意。在他底粗率的身體與鈍重的動作中，我預想到某種強有力的東西。而且，包圍着他的秘密使我愉快地興奮。

我在被文書充塞得一年年狹窄起來的房間中，與他底書齋並排，平穩地住過了七年許。這期間中，俄國無疑地較以前平穩。使俄國平穩的，是我的主人底不折不扣的工作與我底僅少的幫助所致；我有這樣想的權利。

生活恰如水流歸向古舊的河床一般，流瀉得更加平靜而自由了。自由，這不就是平靜嗎？街道中，夜較日更爲自由；這不是笑話，不是諷諷，不是這樣的。我底判斷是從人類底真實的，有機的利害出發，而不是從空想的利害出發的。人希望自由地生活，但生活底瑣事妨礙着牠。人愈離開大衆則愈自由。

無疑地，我底主人在君主主義者底團體中負着極重要而顯然獨立的任務。他在高大的五層樓底房子中佔據了四間。這屋被並不小的集羣中底許多市民擠滿了。担任他家中心事務整理的是瑞士人沙霞，一個有着棕色的纖細的毛髮的溫和的姑娘。主人差不多不在自己的家中接待客人，至少，日間到他這兒來的人是極稀少的；即使來，也只是姓名嚴謹的人。

孤獨而少說話的他，自早晨十點鐘起即不作聲地坐在自己底書齋中，讀，寫，而且常常檢查許多信件。信底一部分似乎顯然是特別重要的東西，他把牠們放在自己底桌上與嚴謹的壁櫥中，縣知事與和尚長老寄信給他，大臣底祕書與保

安局底大官們在電話中叫他。他與一切人們都同樣很純熟地——與我說話時一般強有力地講話。三點鐘，他到餐館裏去吃午飯，黃昏底郵件送到以前，準確地回家。我也三點鐘回，七點鐘着手黃昏底工作；用打字機打成主人底信——沒有熱情，然而堅信着自己底思想力的、君主主義之有確信的擁護者底信——一直工作到八點鐘。他以嚴肅的句子與冗長的文章寫作，歡喜用古風的教會斯拉夫語言。

「叛亂之精神使爲明顯之狂亂精神，由于敏視其根本神聖之秩序而故意喚起之生活便利

及其物質方面之羨慕與渴望，以及關於教師管轄區，倘可敬之閣下預爲記錄，則至爲

有益……」

我主人因爲受檢閱，所以把自己底信與報告送給諾伐克，由他加上紅批，用史實與引用作爲例證，然後送回。

我把他底任務解爲對於革命思潮的自由獨立之觀察者底工作。他在反對派底代表者處，能敏銳地指摘出那極巧妙地被隱藏着的革命思想底步伐。他們底幾十

個名字被他抄在一個表上；而我則必須在報紙上查明他們在國會，出版物及演講等方面的活動。他不信仰爲反抗革命而存在的政府，對於這些懷着敵視的態度。有時，他一面送諾伐克一面說：

「保安局是極粗暴的不學無術者所把持的。」

我與他平穩地度日。我歡喜我底工作，我立刻學會曝露隱秘的思想。我在各文句或語言旁邊加上線條，以巧妙地曝露那充滿惡意的虛偽而貧弱的破壞思想。

訪問主人底次數較任誰都多的是諾伐克。他——我這樣覺得——不論下雨降霧以及落雪的日子都來。影子般，幾乎沒有實體的他萬分沉靜地在地面上走着。我感到：把瘦冷的手插在褲袋中的他底樣兒是有意義的象徵。在這點上，我看出他在肉體方面是絕對嫌忌接觸生活的，而他底影響到生活上的精神影響力則成了我所最易感覺的顯著的東西。我在一切擁護專制政治底基礎與原理的出版物中感到這種力量；而且我明白了我底主人——被諾伐克底力源所推動的機械——由這種

力量而生活，呼吸。

諾伐克在我底房間中與主人分別的時候曾經如往常一般低聲地說：

「現在應當指明的是一切時代，一切民衆中，最激烈的思想底迷妄好歹都須處以『死』。正是用『死』。」

「是在這樣執行的。」主人注意起來了。

「是的。但是因為祕密地暗中執行，所以沒有威嚇性。必須制定公開的死刑。死刑——若是公開地執行，那末絞刑官們會大胆起來；大胆是確證行為之正當的。正是如此，數量上的弱者（少數者）公然行動，因而在平凡的死中給與偉業底榮耀與英雄主義底光明。數量上的強者，因為是多數者，所以握着死刑底權利，因之祕密中使「處刑」一事。自然的合法的自衛行為變形為犯罪。懂嗎？這里隱藏着不合理與愚蠢。這還不卑劣嗎？」

他站在階上底門口加說：

「然後是拷問——公開的拷問。這是可在白日之下，大衆之前，公然執行的。」

我底主人一面溫柔地撫摩着手，一面點頭。諾伐克去後，他經過我底旁邊時說：

「你底先生是個非常的人。」

呵，對的！我明白了。我看到諾伐克時，我底對於人們的恐怖幾乎消失，而變成對於教師的近乎虔敬的恐怖。而教師却更加失去實體，像起影子來了。

我尊敬着主人。他底生活反映在我底眼中，是獻全力于人類和平底偉大工作的信徒底偉業。他獨坐在兩街交叉處的房子底三層樓上有窗的書齋——面對着遠遠展開着地面上人衆雜沓的廣場的書齋——中，我相信，在統制生活上，他是給與了偉大幫助的。是的，他是機械，他是由諾伐克底力而轉動；但他底嚴格的鐵般的鎮定却使我嘆服。他隨時都以同一的言語與同一的思想強固地連結，而以鎮

定的聲音清晰地說出來；這使我滿意。

他底影像無意地在我眼中閃動了。我想這是心臟底鼓動。

國家保安部底代表在某輔地方槍殺了大臣時，主人跑到我的房間中來，面色蒼白，緊閉着眼睛，揮動着潤澤的手，兩腳戰抖，慌亂地嗶聲叫道：

「殺掉了！該死……被我說中！我不是寫着嗎——你懂吧？殺了的這般傢伙，哼！什麼保安部！都弄到法院裏去，全體弄去……」

當然，我對於他的態度改變了。我不能忘去他因激烈的恐怖而轉青的臉色。以此開始放棄了以前般的沉默從順的態度。我二次改正了他底許多的信中底句子，但他似乎不高興。從那時起，我開始與他講時事——這使他驚慌，他閃動着山羊般的眼睛望我，對我喊將起來，代替了回答。

他寫寄自己關於國會閉幕底意見時，我指明：那新的大臣與反對派勾結，他是顯然知道的。于是他紅起耳朵，發出憤怒的呼喊問：

「你預備做我底先生嗎？」

但是他到自己底房間中約去了五分鐘，重復開開門，站在門檻上像教誨一般溫柔地說：

「我確是知道那大臣底真企圖的。」

我沉默地諒解了他。

「馬加洛夫君，大體，你底工作都使我滿意。你底工作更加成了意識的了。」

真感謝你！」

我覺得可以自傲，不知不覺地想：這大概是被他自己底怒喊聲所驚，同時是怕侮辱了我吧！

從這天起，他不如以前一般採取機械的態度了；我開始在自己之前感到是一個人。

此後不久，他們以像問「你好嗎」時一般的口氣這樣問我：

「你結婚了嗎？」

「沒有。」

「很好。」他說：「在現代，『妻子』這東西對於真摯的人們是累贅的。」
稍想了一下之後，補說：

「我們是在進軍。是的，我們是如兵士一般地在進軍中。而且，正在放哨。」

……」

有一天早晨，他緊捏着我底手，很擔心地開始問我對於軍事的態度：

「恐怕我們會獲得勝利吧！」

我驚喜交加地感謝他——戰爭是外科手術，牠能剖開國家底皮膚上的患部。

我明白了若是以戰爭獲勝，那末也會戰勝革命。

「當然，」他說：「我們必須以為會獲得勝利。必須這樣相信。在現在底狀態中，戰爭對於君主國是無可懷疑的幸福。」

那時，我是政治上的不逞分子——說出了要把學生與被宣傳鼓動了的勞動者都送到最前綫去的希望。

「那是很好的思想。」他瞬着眼睛，一手撐在我底桌上支着身字，同時說：「那是優良的策略——若是利用保安部與警察廳底材料或工廠管理局底名簿，那末……哈哈……哈哈……」

這兒，我第一次看見他笑——他底肥厚的下唇嚴肅地下垂，鬍鬚倒豎着，隱然露出了全副的齒列，他閉着眼睛；但多毛的臉孔却一點不動，只有額上底縐紋顫動了幾秒鐘而已。

我要敘述狂暴的戰爭之惡夢，這君主政治之偉大的有害的錯誤。啊！若是與我們的德意志一致對抗歐羅巴，那將怎樣呢？我們要像壓碎盛腐卵的污穢的籃子一般壓碎革命，而且全世界將歸於我們底手中。世界不知道勝于戰爭的宿命的錯誤。將以為：戰爭是痛苦，關於戰爭的思想是燃盡了精魂的東西。

戰爭在我面前如殺戮般明瞭地暴露了我國底沉痛的有機的醜惡——我國數百萬人之間，找不出一個能夠統制這渾沌的人。因而只產生徒知飲食睡眠的類似自己的庸儒者；而且爲着這卑鄙的目的，不惜使那準備着要破壞那進入乾涸已極的喉中的一切的人們流于破滅。

後來，我看見擾亂底增大——所有的黨底機關報，都曾爲此而叫喊；有的絕望，有的歡喜。反對派在報紙或國會方面對反動派鳴不平的言辭中，擾亂底聲浪也傲慢地震響着。這類不平較之平常更成了偽瞞的，厚顏無恥的。到處感到酷暑的霧氣與擴大的叛亂底毒氣。我明白：這是我底主人給和尙長老，縣知事或大臣的信所不能驅散的。

「社會團」發生了；我顯然是掠奪的市街或地方議會底一種聯盟。——這是迅速地蛀掉「專制」這貂皮大氅的蠹蟲。

從我底房窗中眺望下面底廣場，人們似乎已經與以前不同了。依然身段低

矮，在霧中顯得肥胖的他們，更加加快了步伐。在我吃午飯的飯館中，國家生活的放肆更加增大了。這放肆底源泉顯然是國會。國會很快地使理智墮落，使理智感染了愚昧的批評底大胆。

一到黃昏，我歡喜在電影院中佔一個位子，觀賞灰色的沉悶生活。我歡喜觀賞有虛構的危險或燦爛的滑稽等的有趣味的的生活——無需思考的想像的生活。電影恰如用破布拭去灰塵一般，從人們底心中拭去實現生活底印象，因而給人們強烈的感動。

然而我在這裏也覺得有某種故意選定的懷有敵意的東西。俄國人爲着要參看美麗的玩具般的小國底一個小都市以比較或批判，于是就在銀幕上映寫一個較我國底都市更秩序整然的都市。用一切手段喚醒對於生活的不滿。於是我憶起了裴爾上校底這樣的話：「這，只有奇蹟纔能使牠滅絕。這是峻烈的奇蹟，然而却是使人迷惑的奇蹟。」

我底主人——不是使人迷惑的人。我更加敏銳地理解他了。而且感到自己似乎被欺騙，侮辱；在諾伐克那兒，我開始想使他贊同我底意見。

「是的。」站在屋角底窗邊的他說：「你是這樣感到。人——是沒有的！沒有人。到處都是理論家與批評家，沒有真正的意志的人。」

薄暗的玻璃窗籠罩着灰色，陰慘的暗氣充滿了房間。諾伐克在這兒想着完全不能感覺的東西，他底臉色較平常更像死人，聲音毫無生氣地響着。他什麼也不能說得我同意。意氣沮喪地去了。在街口上，我經驗了峻烈的近乎瘋狂的狂暴性底襲擊。突然，難堪的戰慄纏住了我，對於行人發生了要像狗般這樣地叫喊的慾望：

「沉默！」

後來在納伐河岸的半圓形的花崗石公共椅上坐了許多時候，我想：若是我獲得了權力，那末我知道應當怎樣處置人們的。但所有的人們都是擁抱着貧困、飢

俄、破滅底畏懼與死亡底恐怖而生活的；這些恐怖以外的東西，都不過是「思想」底創造者們附加在人們身上的罷了。這不過是用以慰藉他們，欺騙別人，使他們驟了悟：恐怖之野獸般的狂亂，生活是無意義的可怕，但不停止爲人類而工作罷了！

以前不接近我的思想在我身邊產生，恐怕正是這晚底事情吧！我以爲：實際上不問是誰，凡人都同樣地是懦怯者。大概，他所怕的東西並不是人們所怕的，而是畏怕着人們吧。人們非常衆多，而且他們對他都是很無緣的。對於人們的恐怖將賦與人類底生活本能以對人極端殘酷的權利。這是不可爭的顯明的權利，因爲牠底根源在于自衛底本能中。伊凡皇帝如一切所謂「暴君」一般，確然是懦怯者；懦怯者底辦法永遠是殘酷的，一切的辦法都是無情的。這是正確的，此外都是不會有的事。只有常感到生活危險的人才能決然行動。「英雄」底英雄主義——恐怕不過是人類底絕望之極端的表現罷了！而且這樣說法也是正確的：——

英雄主義是卑怯的人們底絕望的行爲。

是的，若是我獲得了權力，我將留下自己底可怕的光輝的回憶，傷毀世界上一切暴君底名聲，而且要像洗手帕一般蕩淨人類底污濁。

正從這晚起，我感到生活更帶叛逆性，而且激急地開始變化了。某種毒辣的東西——某種犯罪的，以確信期待着的東西，在人們底平坦——其實是殺氣騰騰的面上出現。是什麼呢？他們底懈懈的腦中產生了怎樣的誘惑的幻影呢？也許他們夢見了他們已經無所畏懼而且能從常道進到歧路上去。

他們是在探求着指示他們怎樣進行新的步伐的人們吧？是在探求抓住他們而且率領他們前進的人們吧？

此後，幾月過去了。那時我以確信期待着我底主人能抓住支配大眾的權力。他也懷着這確信。他緊張，瘦削起來，開始更加用力地不絕撫摩自己底手。他底山羊般的眼中閃爍着不快的青光。我更屢次看到他底牙齒如飢餓者一般清明地射

着光輝。我想到了等待着我的東西，胸中感到了絕望底力與恐怖底激動之生長。這是創造英雄，支配着大眾的力量。我所期待着的事情若發生，那末敢說人們真正地將看到一個可怕的人。

然而變化發生了。街上底家屋吐出了所有的人們。有生命的飢渴的蠕蠕蠢動的羣衆向廣場中奔去。旗幟底紅斑，鎗聲，又是旗幟底紅斑——他們使我想起了肉店底營業。

後來，諾伐克像全身碎裂了一般變着身子衝進我底房間中來。話語塞住了喉嚨，一面把我推進了主人底房間，一面沙啞地絕叫：

「怎樣你還坐着？給我撕了，給我燒了！……你瘋了嗎？革命呢！他——已被擄了！我底信在那兒？給我撕了，啊啊，給我燒了……拋到火爐裏去……」

他倒在火爐旁底安樂椅上，除下眼鏡在膝上摩擦，一面呻吟道：「你到底怎樣了？給我燒了！」

我第一看他底眼睛。那眼睛微小、蒼白而沒了睫毛，已起了炎症——那是隱藏在紅的眼臉中的。眼臉竟瀰滿了一胞膿。我久久地凝視着他底眼睛。然後使他從安樂椅上站起來。

「無賴漢！」我對着他底眼睛說——我兩腳戰慄，在我底胸中，心臟紛裂地聽到了微細而兇暴的狂濤底聲浪。

「無賴漢！」我一面搖着先生一面說：「英雄之教導者嗎……啊？暴徒，你底英雄是怎樣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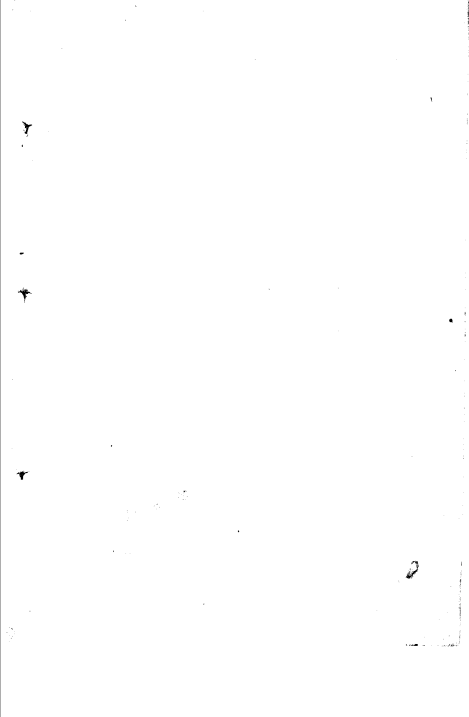
他跳起來，用彎曲的手指拉着我底手喊：

「請不要笑……我不是壞的……革命家……你不要笑……背叛者……」

「無賴漢！」我以從未嘗到過的欣喜對他說：「我畏怕你，我信仰你；你，我相信是強而可怕的人。但是，現在我信仰什麼，畏怕什麼呢？你殺滅了我這兒底恐怖了！不中用的東西！」

于是我衝開了他出去了。

……一年光景，我入獄了。在獄中，我接近了一羣無賴漢。以此把我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給了我以搜查犯人底代表者的地位。誰殺了人——這，我是能夠很簡單地查出的。現在，我自己是無賴漢。絞刑吏也做。無論那方面都有關係。



嘉拉莫拉

我有偉大的事業家底資格一事，你是知道的吧。而這裡，就有
着不幸底根源。——因為所謂「人」，有時即對自己最親密的人，
也尚要做某種窮凶極惡的事。

——工人沙哈爾摩哈伊爾·洛夫這個勳者在 一九一七年預審中所說的話。參

照一九二二年「勒伊羅伊」第六號，S·庫希波夫斯基氏底論文——

有時，總有卑劣可厭的思想浮起來……

——N·E·皮洛哥夫——

未嘗想做一件卑劣的事過嗎？

——奧斯脫洛夫斯基作品中底一位主人公——

實行卑劣的行爲，有時也如偉業中必要英雄主義一般，捨棄自己
己是必要的。

——錄自安特烈夫底信——

看了思之而後行的行爲，不能夠知道其人之爲人。因爲意表外
底行爲違背着他。

——N·S·萊斯科夫給皮里亞曼夫的信——

俄國人底腦子是歪着的。

——E·S·施爾該奈夫——

我底父親是鎖匠。是一個大家所歡喜的常常微笑着的人。每和人會到，總先問有沒有什麼有趣味的材料。父親愛我，叫我做「嘉拉莫拉」。無論誰，他都給取了綽號。有一種像蜘蛛的大蚊蟲，普通叫牠做「嘉拉莫拉」。我是腳長身瘦的孩子；非常歡喜捉小鳥，若有競賽則一定取勝，若是爭鬧，則靈敏迅捷。

給我三疊紙，叫我寫出事情底經過。到底，爲什麼有寫出的必要呢？橫直他們要殺了我。

那邊——落起雨來了。真地落起來了。雨絲織成了布片，凝成了柱石，經過荒郊，流到街上去；隔着雨絲底網，什麼也看不見。窗外——雷鳴和打擊着地面的雨聲。獄室幽寂地在震顫，——古舊的獄室被風雨推迫着在洗滌過的地面上匍匐，傾斜地似乎要溜到那邊底街中去。然而自己也覺得恰如投了網的魚一般。

透底地暗黑。寫什麼呢？我底體內有着兩個人，他們互相鬥爭着。不過如此

而已！

不過，也許不是這樣的。總之，我大概不寫，不想寫。而且不能寫；寫——太瞎了！嘉拉莫拉阿！還是躺着，一面吸煙一面想想的好。若說「殺」，那末殺也好。

一天晚上，睡不着。氣很急。爲雨後底太陽所曬透而吹拂到獄窗中來的含着郊野底濕氣的熱風，好像從灼熱的澡堂中吹來一般。空中，月亮只有四分之一，如鎌刀般掛着，恰如波波夫底紅鬍子一般。

一天晚上，沈醉地想着自己底生涯。最先，應當幹什麼呢？望着那隙縫——那邊有一面鏡，已往的事情像凝凍一般反映在鏡中。

想起了我最初底教師萊奧波里德底事情。他是飢餓似的矮小的猶太人，中學校裏底學生。那時我十九歲，他較我小二三歲。瘦瘠，戴着眼鏡，黃色的臉上鼻

子像鈎一般，從笨重的眼鏡間突出。我覺得他是可笑的老鼠般的胆怯者。

然而我看見了他勇敢迅捷地剝下醜惡的皮，暴露出人類互相欺騙的無數可惡的真相，而且割斷人們底僅僅表面的關係，我驚倒了！

他是良善的老人們所生出的一人，毫無容赦地去揭發社會底罪惡。在我們底面前擴展一種生活，而因為憎惡底緣故，以致全身戰慄——恰如失竊者捉住強盜而在搜索着似的。像我般活潑的青年是厭惡去聽他底叨叨嚴詞的。我滿足于自己底生活。既不依賴于人，也不羨慕着人，做着適度的工作，像細小的川流一般光明地看透了自己應去的道路。無意間我這樣感到：猶太底傢伙第一個污濁了我底川流。我很懊悔，知道了這乏味的異種的傢伙較一個強健的俄國青年為聰明；他教訓我，好像在我底皮膚中灌進了鹽一般地威脅着我。

一點也不能反駁。我很明白萊奧波里德所說的是正確的，簡直沒有什麼話可說。然而——這樣說怎樣呢？

「這是真理，不過我不要那類東西。我有我底真理。」

現在，我明白，若是我這樣說了，那末我底全生涯將走另一條道路吧。這，並沒有說錯。所選出了的四個青年——都是年輕的，但以比病的烏兒更愚鈍的，姿態網縛在獄窗中，難堪是沒有辦法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斷然說出這類話吧？

我們街中底生意都在猶太人手裏，因而他們是特別討厭的。當然，我沒有較別人更與他們相接近的理由。萊奧波里德去了，我笑着對朋友們說：發見了一個好先生：但是……：……皮匠佐多夫吵了我，其他的人也同樣。他聽萊奧波里德底話已非第一次，而且與他相當地親近。

一加思索，我想我也要訓練鍛鍊成一個「宣傳家」。不過，使萊奧波里德臉紅，要在朋友面前評貶得他抬不起頭來，這是第一個目的。這，並不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也是因為不能承認這樣軟弱的傢伙也有真理在燃燒着。當然，這兒沒

有美學在支配着，而且畏怕着感化——也可說有着健全的人類組織底疑懼性。

在這遊戲中，我昏朦混亂地失敗了。聽了兩三次談話，覺得社會主義底真理非常易于接近我，十分明瞭清楚，好像我自己創造出的一般。現在我這樣想：使我感亂的，是一種微妙有毒的東西，我因為非常年少氣盛，忽促之間沒有理會到牠。理性底本則證明現實和思維由事實而產生。我底理性把社會主義思想當作真理來接受，然而產生這思想的各種事實却沒有攪亂我底感情，反而使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事實是自然的，合法的。我感到自己較萊奧波里德，較自己底朋友為精明。自孩童時代我已慣于指揮別人，易于使別人服從我；但是，大概社會主義者所必要的東西，我缺乏着一件什麼。——說起來，這也可叫做對於人們的「愛」吧？缺乏着什麼——我不知道。簡單地說來，是社會主義不合我底身分，既不是狹，也不是廣。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我見得很多；對於這些人，社會主義是別人底工作。他們好像計算器，組合怎樣的數字，不是他們所管的，出來的數字雖永

遠準確，但其中沒有精神，只是赤裸裸的算術而已。

我以爲「精神」是提高到錯亂狀態的思想，也可說是永久地，不絕地與意志結合着的信心。我底生活底本質必然地使我沒有這樣的「精神」。然而我却沒有了解牠。

我較朋友們勇敢，較他們更了解小冊子上所寫的東西，較他們更多對萊奧波里德提出問題。憎惡着他，反而變做爲了我自己；想要證明：有些東西他也不是詳細知道始末的，所以我盡可能地努力要知道得較他更多。與他競賽的結果，我一步一步地前進，不久，在團體中佔了第一位；萊奧波里德眩誇我底事情，說我是自己底理性所創造的。

他大概還愛我吧！

「你，彼德，是真正的正大的革命家呢！」他對我說。

他是個可驚的讀書家，有着極優勝的頭腦。常常傷風，鼻子裏每天都啞脫處

脫地響着。薰著灰燼般焦黑的賤價香烟，傾吐着火焰般銳利的話語。

佐多夫說過：

「他不是活着，而是燻着的。看吧！最後，以為火會燃燒起來了，其實精髓已經沒有了。」

我如飢如渴地以極度的熱忱聽萊奧波里德底話。但是我却使他感到羞恥；例如問這樣的問題：

「你常常只講歐洲底資本家，我想猶太人的資本家底事情，你忘掉了吧？」
他可愛地縮起全身，閃灼着敏銳的眼睛說：——

資本主義是國際的，而對於猶太人，則資本主義之敵——羅素或馬克司等似乎遠較資本家更適切地表示着牠（猶太人）底特徵。

後來，他每會到我，都非難我底憎惡猶太人的傾向。但是我報復他說：關於猶太人底事，他多加袒護，不單我一人感到，大家都是感到的。——這是事實。

與我們開始研究後第八個月上，他與他底智識階級的朋友一同被捕；在監獄中禁錮了一年許；後來判處流刑，放逐到北方，就死在那兒。

這是如盲子一般，張着眼睛，而除自己所信的東西之外，一無所見的一類人們之一個。這一類人——生活是容易的。這樣荷鎗實彈地，就是我也要過過不劣於他們的生活看。

監獄中帶來了一個兵士，非常像已死的父親。也是那樣地禿頭，鬚鬚叢生着，眼睛如洞穴一般深深地陷落，好似做了什麼壞事般的，笑法也恰如死前底父親。

「是彼德君嗎？」他問我：「人死時，真的會遇到鬼嗎？」

他很可笑地怕「死」。有一次連看了三個醫生：一個是有名的道爾金博士；另一個是住在市外的妖術家；後來趕到一位用麻黃液治一切病的大先生那兒。父

親也擔心着我底事。常常這樣說：

「啊，彼德，就這樣玩玩好了。大衆度着悽慘的生活那並不是你底罪過呀，你爲什麼以改善他人底生活爲自己底義務呢？這，正與你養着別人底家鴨，而把自己的棄之不顧一樣。」

粗率的思辯之中，包含着許多真理。當然，人們是被「經濟之鎖」連繫着的。經濟的唯物論——這是明顯的學說，不容許任何的空想。人類互相間底連繫——這是外表的，機械的，強制的東西。于自己便利的時候——我忍耐着這連繫；一旦，情境惡化，那末就收歇了自己底店鋪，「諸位，再會了！」

我並不貪慾，生活中僅需要少許而已。

朋友中有着了不得的詩人——也可說是抒情詩吧——向人類宣說着「愛」。他們是非常正大溫柔的青年們，我曾愛過他們；但我却明白了他們底「人類愛」不過是一種陳腐的空想而已。我明白：對於在人生中沒有一定地位而懸掛在空中

的人們，人類愛底說教在事實上是必要的。這可由基督教底純真的教義而證明。從實際上說來，爲人們費心並非因爲愛他們，乃是因爲自己包圍在他們之中，必須借他們底助力以滿足自己底觀念、地位及自己底功名心。我知道：智識階級在青年時代真正地感到拉到民衆中去的肉體底引力，這——就以爲是「愛」。但是這並不可愛，乃是機構，是拉到大衆中去的引力。年紀一大，這類詩人們就做了補充的工人或火夫。對於人們底關心，失去了那「愛」而暴露了極簡單的社會的機構。

街中每夜執行鎗斃，今天黎明的時候，我底上面的獄室中有誰呻吟，呼喊，蹙足。似乎是女人。

早晨，巴索夫來問：「你在寫着嗎？」
在寫着。

他重以恰如最初訊問時一般的樣兒，張開兩手說：

「這是你——舊黨員，叛亂底組織者，我們所有的一個最有力的活動者，真不能相信。」

他以似乎有點不快的態度講話，恰如咀嚼着語言一般。語言似乎粘在牙齒上，舌頭難於拉開牠似的。一般地說來，他是個枯燥、呆鈍的人——做着火夫。因為技術惡劣，始終被安插在監獄中。是個孤涼的人；講到他底臉孔——則是徒受冤屈，終身忍辱的人底臉孔。智識階級層中，臉上刻劃着這樣的苦難與屈辱之色的很多。——尤其是一九〇五年以後，這樣的人產生得很多。在地上走着，恰如人類拖欠他們一塊半錢而未還一般。

大概，他們是這樣想的吧：死威嚇着我；而我，這不幸的惡人，如雨天底水溝一般後悔地流去。笨蟲也是有的。

是的，我在寫着；並非爲拖延數日的餘命而寫，乃是由於第三者底希望。是

的，我底身中有着兩個人。他們互相憎惡；然而除此之外，還有第三者，這，監視着前二者，而使他們不相鬥爭。——這，並不是爲了煽動他們，使他們憎惡；乃是要好好地解這憎惡到底從何而來，因何而起的。

這第三者使我寫。也許他是真正的我。這我，希望知道一切。或許這第三者是我底最大的敵人。這，恐怕不能不任第四者底判斷。

無論怎樣的人裏面都有兩個人存在。一個只知道自己，而另一人則傾向于民衆。但是以我所想，我底身體中有着四個人，他們互相憎惡，四人各有不同的思想。一人所想的，無論什麼，別一個都反對；第三個又這樣問：

「你們爲什麼爭辯？這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此外，似乎還有第四者。這，較之第三者被隱藏在更深的地方——沉默着，在時候到來以前只如獸般沉靜地張望着四周。也許這就是我全生涯中啞般沉靜地守着沉默，暗暗冷靜地觀察着這糾紛的。

我想：在人們尚在發育的青春期中，這第四者必須由自己底意志力以摘去自己所有的一切個性底萌芽，而殘留下唯一的最善的東西。

然而他究竟摘掉了最善的東西了嗎？原來那點是最善的，誰也不知道呵！

智識階級者們尤其容易。在於他們，學校會摘去多餘的萌芽或敗壞的卵子；若我們，一旦要知道一切，要試驗一切，醒悟了某種渴望而憤怒起來——則已經難了！

二十歲時，我不以自己爲人，而當作狗來想像——套着皮圈的狗，一脫去皮圈，則奔馳四方，吮吸一切的芬芳，接觸各種的物質，捕捉所有的兔子，而滿足全部的慾望。然而慾望是沒有際限的。

理性沒有告訴我事物底善惡良否。這恰如理性所不相關的一般。我底理性如孩童一般地好奇；我想事情底善惡似乎是冷淡的，這樣冷淡地準備着是否是可恥的——我不知道。我正是不知道這事的。

這里，想起塔夏底話是對的吧！

「一旦，人類分外地聰明起來，那末可恥的事情也是會想到的。」

我是因第三者底希望而在寫着的。不是爲着給別人讀而寫，乃是爲着自己，爲着寂寞而寫的。以自己底生活對自己告白，實在是有興趣的，恰如別人一般地盼望自己，由第四者去隱蔽着某物，或去隱蔽着舊跡底線路——把捉着這樣的思想是有興趣的事情。這樣的遊戲可說是燃點蠟燭，也可說是焚燒薪柴。最後所殘剩的唯有灰燼吧？然則……

在大家沒有讀到或看到這文字時，我會把牠撕掉或者無聲無息地落到別人底手中吧！

這兒，與我並排坐着的，有三個愉快的賊。年紀最大的是還只二十歲左右的航海學校底學生。精巧地唱着短歌——尤其是下面底一節：——

生時自暴復自棄，

死時猶與生時同。

一朝風浪對中裂，

斷竿碎片當帶纏。

是個大胆的青年。像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也是這樣的。愛好冒險，正像塔夏這傢伙嗜好巧格力糖一般。

「人」這東西，一遇到苦境，就最明白自己底事情。在透姆流克附近遇到暴風，冰塊載着漁夫漂流到海中去時，我躍出去援救他們，也乘在小冰塊上飛快地溜去，手裏捏着竹竿。我這遊戲立刻就失敗了。不一會，我清楚地感到全身將由內部凝凍成冰了！尚在未離海岸的冰塊上的漁夫們拋了一支長繩給我。——我以此被救了！立刻，像有一個神速敏捷的傢伙從我身體中躍起一般——我高喊：「再拋繩子來！」而且把手邊的一根繩給了漁夫，他們在離我六丈光景的地方，

一面驚惶失措，一面咕嚕着。他們用竹竿勾抓，我由冰塊上被拉落到水中了。但是，這時我抓住了由岸上拋來的繩子，與前面底一根連結起來，很留意地把漁夫們拉到近岸邊來。所有的十人中，溺死的只有一個老人；惶恐的騷亂中，這老人在漁夫那邊沖落了水去。載着漁夫的冰塊被拉近到邊岸時，我幾乎被繩子絞殺。繩子緊纏着我身子底周圍，我像浮標一般浮在水上。

大概可以這樣說吧：——危險威逼着我的時候，神魔以反於我自己底意志的行動，增長了我數倍的力量，于是我能夠鎮靜，能運動想像力以克服危險。我變成驚人地勇敢，我底生命在存亡一息之間，我愛自己。

這樣可笑的事情也有：我使朋友從監獄中潛逃時，老管監者一面追我，同時對我放了四下手鎗。第二次放過之後，我站住了。並非可恥或者可笑，只是我不慣於潛逃。他走到我底近旁，再放了一發，打中了長靴底統皮，擦着了腳，然後對準我底胸，但沒有放。

我從他底手中打落了手鎗，說：

「彈子沒有出來嗎，老伯伯？」

但是他一面喘息着，一面啞聲地說：

「要逃就逃罷，暴徒！癡鈍鈍地等什麼，混蛋！」

我感到恐怖大概只有一次——夢中，在流謫地姆爾鳩姆邊境底街中。那時，到那邊去的條件已經齊備，因為天文學底書我讀得很多。當時，我剛害着「傷寒」，好容易在地上匍匐着行走，而且有一個怪人出現在那兒，宣說「代替我們受處磔刑的人」底教義；他——幾乎未說到基督。只是說「代替我們受處磔刑的人」底教義；他——幾乎未說到基督。只是說「代替我們受處磔刑的人」。他是個很可憐的人，似乎頭腦有點瘋狂，大概是普通底值廟者；知識階級出身，但乞食於富商底門下。他是身長瘦瘠的人，生着可悲的鬚鬚，兩鬢垂着白髮。但是並非老人，只三十五歲左右。他底異常光輝燦爛的眼睛，看去似乎很年輕，這正像可愛的處女底眼睛。青的瞳孔像溶化在大而突出的白眼球中一般。

我坐在門旁底凳上。睡眼朦朧地在日光底溫融中，這人忽忽地坐到我底身旁，開始了關於基督底故事。以孩子般的純真圓熟地講，聽了他底話，恰如他自己體驗了「基督底冒險」——這是無神論者巴索夫底話——一般。

當然，我開始議論了。後來他說要吃什麼，我被拉進自己底房間，在那兒，我們也論辯了一陣，其實，他並非與我辯論，不過讀了聖經中的詩篇而已，而且裝着乞憐的笑。直到深夜，我苦口地去說服他，告訴他：只要是能夠思考的人，誰都知道「神」是沒有的，所謂「基督」不過是真摯的詩，抒情詩，空想，虛偽而已。信仰宗教的原因只是由於無智，由於恐懼，由於習慣，由於強迫，有的人則因為心中空虛得可怕，所以信仰宗教，要以宗教這棉花來填塞那空虛。也有人把基督當女人看待；女人知道欺騙，知道背叛；但是已經慣於那女人，則不會想到別的女人；而且不能拋棄掉那女人。總歸，所謂「神」是沒有的，若是有神，那末人類會以這樣的狀態生存嗎？

上面所寫的話，我想確實沒有告訴他。這話是現在纔浮在我心中的。也是真摯的話。話語滔滔地進出，我好像被咽住，被淹沒了一般，不能寫下去。

關於「神」，「宗教」——這類心地枯燥者底抒情詩，我沒有對他敘述自己底意見之全部。他坐在窗邊底凳上，手腕搭在桌上，望着我微笑——有時做出愚蠢的不知羞恥般的笑法。這樣坐了一會，我就躺倒在吊床上，他躺在地板上。

夜間，我張開眼睛，他像頂着天花板般地站在房間底當中，看看窗，一面指着我一面咕嚕咕嚕地說：——「拯救他罷！你有這義務，請拯救罷！」

一會，他呻吟起來了，恰如在制御什麼人，因而講着話一般。——這把戲不合我底意，我不對他說一句話地重複睡了。但這時，我恰巧做夢走在被天空籠罩着的扁圓底邊上；我沿水平線走，手接觸着冰冷堅硬的東西——這是空間底邊際！牠一直延展到鐵般地硬而不發一聲的大地——我雖在上面走着，但聽不到我底脚步聲。微暗的鏡般的大空映射着我底醜陋地彎曲的身體，我底臉側着，手顫

顫地抖着，因此我底影子使那顫抖的兩手伸到我這邊來。手指不自然地曲着，大能伸縮。我幾次環繞空虛的所在，要儘早地在水平線上活動。——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轉覺着什麼，但是不能停止。我底心難於忍耐地沉重，並非是穩定。我記得地上有生活和萬千底人們存在着——這些到底在那兒？在全無人性的地方木然地繼續着沉默，而我底扁圓上的運動更加增速起來了，恰如燕子在飛着一般。但我立刻鼓動兩臂和兩手，同時我底影子在飛着。而且我無論向那兒——都只有這影子跟隨着。圓縮起來，漸漸地變小。圓底天花板低起來。我喘息着，不絕地奔跑，叫喊……

這人喚醒了我，而我因為是在可怕的夢境中，歡喜已極，帶跳帶笑地握着他底手。似乎非常之逼真，我不記憶這樣可怕的惡夢。雖然順便講講，但若可怕的東西是不可解的神奇，那是不對的。這是不正確的。例如天文學是很易懂的，但不是也可怕嗎？

街上騷亂起來了。在執行鎗斃。我偏巧沒有帶香煙。

我在工作中發見了大興趣，過着舒暢的生活。指揮別人——我較普通人，尤其是智識階級更為歡喜。智識階級雖然最歡喜，但實際上不可能，無論那兒有怎樣的萬千鳥雀在婉囀歌啼，而以權力支配着別人——總是最大的滿足。自己底必要的的事情使別人想，使別人做，這決不是隱匿在那人底影子中就算的。不，這本身也是有價值的，那是自己底力量，自己底價值之表現。我若不愛權力，我是不能被認為組織者的吧！

我初被捕時，自己做出英雄底氣概。而且以與惡熊一決勝負的心情去臨審。心中懊惱，而說話原是我向不擅長的，但在監獄中的期間，除了獄內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的一點不便之外，一次也沒有感到這點過。你說自由被剝奪了嗎？在獄內，我得了讀書和研究底自由。此外，監獄給與革命家以軍官底頭銜似的東西，光榮圍

繞着我們。將來，遇到要把自己所嫌惡的人們拉到「自由之道」上去時，不可不利用牠。

我底「階級的敵人」底忠僕——憲兵上尉，是個意外地慈心的人。肥滿，紅鼻，一望而知是善飲的他，以微笑迎我進去，說出了不能期待於敵人的話：

「是彼德，嘉拉金，別號嘉拉莫拉君嗎？啊呀呀，真是堂堂皇皇的青年，可以做個優等騎兵呢！」

我對他陰鬱寡言，想凌辱他幾句；但過後立刻想到，這樣反而可笑吧！這人並沒有和緩了我底心。不過眼前，我好似個胆怯者，像既非昏亂，也不想還擊的鳥兒罷了。我叮嚀而沉着地拒絕招供；他鼻子縐了一下說：

「那是當然的。近來你們都是這樣的，這是很知道的。請進獄室吧，這樣的青年……」

我斷乎吩咐他的事似乎給他以好感。我沒有以爲他是因爲急于吃飯，或者要

早些完結我與他之間底事件。恐怕我還以不碰到這人，而碰到人面獸心，自以為是的傢伙——總之，與其叫他「官吏」還不如叫他「仇敵」為適當的人好些吧！世事玄奇，一人底最好的供養者是自己底敵人，這樣滑稽的事也會發生。

然而至第五年，我三次被禁於監獄，其間大概有十次受了憲兵底審問；他們之中，可以認為可怒可惡的好巧者，一個也沒有。都是最習見的官吏，其中也有很懂事的人，這並不是為要使正統派諸君發怒而說的，不過是說偶然也有這樣的事罷了。

判決我之後，團長奧希波夫——肥胖，焦黃，後來吃蟹送命的人——說：

「你不是幹得很厲害嗎？判決很輕呢！其實，可以處以更重的刑罰，你是十分危險的人物。」

他以驚惶憐憫的腔調說，但我聽來却像他底話在褒獎我似的。

這人是好的，很了解別人；有時也說些不需說的事使我惶恐。最後一次訊問時，他從眼鏡玻璃裏面炯炯地望着我，一面說：

「以我看來，嘉拉金君，你似乎誤入歧途了，結果就做着錯誤的事。」

這點，我也很驚訝。以此我繃起眉毛，說了尖利不遜的話；但他原諒了我：「我一點沒有使你難堪的意思呀！不過以人類底同情，把自己所感到的告訴你罷了。你現在是在做危險的遊戲；以革命家而論，你爲人太好了；——這樣說不對——我想是太伶俐了。」

我想奧希波夫是個了不得的人——碰到他手裏的同志們都這樣說。

有一次，我底寄宿舍主婦底兒子——我所教的孩子，中學生——與我一起被捕。我對奧希波夫申述：這孩子確實與我底事件無關，須使他出獄，而且要設法使中學校不開除他。

「好的，辦辦看。」奧希波夫說。

于是，在我眼前設法使這中學生出了獄。我對他表示謝意時，他說：

「我底上帝呀，——從我們方面說來，像你這樣的叛逆者是少一個好一個；但從你方面說來，則以使這孩子禁於獄中，攪亂他底生涯，而使他憤怒，來得較好些吧！……」

這樣說時的態度，恰如教了我革命事業底課業一般。以此對他說：

「承你給了我很好的教訓！」

大概，他也是二重人格者吧，當然，人分爲工作者與寄生者——就是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這是外表的分類。其次，各階級中又可分爲完全的人，與缺陷的人。所謂「完全的人」都像牡牛，有他們存在是無聊的。

我這樣想：——所謂「完全」是爲防衛自己起見而限制自己的結果。大概達爾文是確認這點的。一個人底心理的特質不單是累贅的，而且有危險，他底內部的和外的敵人能夠潛入到那心理的特質中。這時，那人意識地消滅掉自己底內部的

累贅，結果是得到「完全」。例如對於人類的憐憫，同情，感傷，浪漫以及其他這類的東西，革命家爲什麼必要呢？

革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熱情與對自己的信念。所謂「內部生活底多面性」，對於他是有害的。在這多面性之中，我們很容易感亂，正像小孩闖入薔薇叢中一般。

缺陷的人底生活好似緊張地飛着的燕子。當然，在實踐方面，完全的人類有效用，但是我却近於第二個模型。紛繁錯雜的人們最有趣。生活是一無用處而粉飾着的東西。我沒有看到過用鐵鎚、螺旋或腳踏車來裝飾自己底房子的笨人。但是，據說有一個富翁底製粉廠收集了五百餘個鑰匙，掛在兩間大房子內底紅羅紗的底子上。然而這人也有着玩耍的鑰匙，祖傳鑰匙匠的我很滿足地述說了牠。當然這全部是無用的。

精巧的玩品，我是歡喜的，恰如人類理知底一切遊戲一般，牠無論以怎樣的

形式表現，我都歡喜。

近來，常講所謂「基督教的文化」。說的什麼呢？到底，所謂「基督教的」是什麼呢？這文化裏面到底有什麼真理呢？所謂「聖經之真理」，什麼地方也沒有。製造出狡猾無理的思想，使牠降到地面上，這正無異瘋狗之羣。真是笨蟲！

到第八年上，革命底鏈將都被剷除了，許多勞働者被充軍出去。許多傢伙怕得立刻變卦了。後來，遮掩一時的假面直滲入了他們底骨髓。

有一個傢伙，要過滿足的生活，做了賊——「爲自己底滿足而爲的生活」常常直接間接地與盜賊生涯有着關係。智識階級出身的同志們尤其敏捷而中肯地避免了懲罰。完全是狂亂的時代，是分担着堂皇的商人工作的人們也做了卑劣行爲的時代。

然而關於這事，以不思不寫爲佳吧，對於說着「這是可厭的時代，以此……」這類話的人，我不欲暗示他們這點。

不，我是厭惡辯解的。我有我底本性，我有我底問題。我所認識的鞋和入這
樣說：

「我是我。」

我是怎樣的人，我就是我。時間的條件在我底生活中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然而，這不過是由於使我與自己面對面而已。以前我說一面整頓「鬥爭底武器」一面生活。因此，我底力量全部被吸收了，沒有餘裕的時間想一想「我到底是怎樣的人」。

以前，我是以與別人利害共同——無論政治的和經濟的關係——的意識，黨底連帶的責任以及共同訓練底感情，而與人們連結的。但是立刻感到經濟與政治不能吞掉整個的我；對於利害的連帶責任也發見有懷疑底餘地。而且黨底訓練法

則總也不是萬人如一的。這時，我碰到了這樣的問題：「他們爲什麼這樣易變？毅力薄弱嗎？爲什麼容易地違背工作與信念呢？」

然而，同時就有一種辯解發生了，很乏味的。

很簡單地說來，這樣是真實而正確的吧——就是，以前我熱誠地忘去自己地一心工作。但是有時動手吹起口哨——把手插在懷中，以不欲工作的心情吹着口哨。並不是疲倦了，所以不工作，只是不願工作罷了。開始感到無聊了。不能不重復領着人們到自由之道上去；並非感到寂寞——不是這樣的。我已經結束了這類事。領導着去，但是這已是由於固執的心情，由於希望對誰證明什麼；總之，似乎是由於與前不同的，新的，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另一動機而做這類事情的——而且是由於一種不安全的動機。

我尤其深深地感到對於革命事業的靈感之不確固。思想在我這兒停滯了。然而使思想活動的力量恰巧像要求適用於別方面一般。

這沉靜而頑固的心之內亂在我底心中喚起了強烈的要求——要求經驗那思想感情底奇異的消沉和尚未經驗到的東西；但是，我是難於說明這樣的心之狀態的。或者這就是熟習於事變、陰謀和危險的冒險家用以引起叛亂的吧？也許是這樣的。

然而，簡單地說來——事情底真相是這樣的。就是，以前我與人們有點不適合，只講書上寫着的話。而別人所說的話，自己也不去聽，自己所說的話，自己又驟然不知所適。但是，現在我底內部有誰在着——不快的，不請而至的客人似的人。我感到：這似乎像聽着我底話而以半信半疑的態度監視着我一般。

以前，沒有什麼特別引我底注意，但却認識了散在我旁邊的東西；而且注意了叫做「沙希亞同志」的小兒專科醫生。她是個很可愛的女人，是個矮小肥胖、精神健全的女人。她底小巧玲瓏的姿態如舞蹈般地閃耀在我面前，轉瞬已及一年了。套了天藍色的襪子的苗條的腳，活潑潑地跳動着。她無論什麼都歡喜天藍色

的；天藍色的短衣，天藍色的領帶，天藍色的陽傘。房間裏底桌上，有隻什麼箱子，壁上掛着畫，這些都是天藍色的。而且眼珠也帶天藍色，雙瞳烏黑而可愛地溶在微笑中。

政治方面，她底水準是低的。歡喜讀文辭富麗的東西，不看真摯素樸的書。但並不是天資愚笨。

第八年上，市上底叛亂已被鎮壓。憲兵擊毀了我們，成羣的人們被毒辣地送到監獄中去時，沙希亞對這事件取了沉着的态度，這使我吃驚。她使我躲在她叔叔——做官的——那兒，臨別時她與我握手說：

「你爲什麼不修指甲？你底耳朵上有乾肥皂粘着。」

這使我歡喜。後來我要愛她。但，這是沉默着沒有說出的；她立刻明白了，要自己傾向到我這邊來。事情底發生是很不漂亮的，不，有點淫猥。恰巧一天晚上，她們請我吃茶，我留在她家。那時，她以晴天霹靂般的腔調說：

「喂，你歡喜我，你到底要幾時成事呢？」

僅是如此而已。我期待着別的什麼。我想，真正戀愛，如信仰一般，羞澀之心是必要的。對於坦白大方的沙希亞，我沒有感到她底羞澀。現在回想起來，她在脫衣時，沒遮住身子避我。而且脫衣脫完之後說：

「哪，我是這樣的呢！」

這樣，我們成了「愛侶」。這雖是很大的滿足，但不是「心之喜悅」。因為這是事務的戀愛，「爲事務而戀愛，沒有事務就不能發生戀愛。」

波波夫同志也追逐沙希亞。他是最近到這市上來的。有着略帶美色的營養豐富的面頰，長着紅的鬚鬚的鈎鼻的他，以忠實的狗般的目光看人。好似準備着現在立刻要跑去拿什麼東西來服役於人一般，不斷地讀書。我感到他有着好奇心——不知險阻，到處亂鑽的小狗般的好奇心。而且有着由這好奇心而來的大胆；雖然他底生性似乎是胆怯者。他善於講猶太底逸話給人聽；滑稽詩知道得很多。

從某方面說，他是偽瞞家，是駢文家，與真摯的革命者不相容合。但是，他卻有些暢快，機敏，所講的話中也真自己底創見，他底思想也隱約地顯示着銳利。我立刻就看出：他屢次拿茶點來送沙希亞，書也送了許多冊；總之，聽着這女人花了許多錢。我問過她：「這事，以為怎樣？」她答：「波波夫有個富裕的哥哥在羅斯多夫。」但是這沒有使我鎮定；也許我有些嫉妒。我知道，我妻對於男子的性的好奇心是非常發達的。

然而我富有猜疑心。對於人們的不信任增長了起來，我是生在「煽動者之時代」中的。我這樣想：波波夫出現在這街上以來，憲兵們巧例一些了。

我以最簡單的方法捕住他。先說服了在這市上幹文化活動的團體中底一個「同情者」，使他忍受一點搜查的麻煩；而波波夫這樣說：「這『同情者』家中底書齋中，有點對於憲兵很有興味的東西藏在沙發裏。」搜查者到這「同情者」家中來了一點鐘，把房子翻檢得天翻地覆。爭論的結果，破裂了這沙發，把內部

拖將出來。當然，什麼也找不到。

我除了一個勞働青年——患着精經衰弱的友人所組織的小團體之外，在這市中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這青年住在離我家二十俄里許的地方。那是相知的哥薩克人底房子。我決定要獨自揭發那做好細的傢伙。

波波夫借街端菜園主底房子的樓頂間住着。這人似乎被我壓迫；在他那兒感得一種什麼內的不平衡。他當然明白搜索底結果，而且確實以為抓住了。他很單調地迎我；而且說因為慶祝「命名日」，被叫到女房東底地方去。——事實上，下面，正當他底屋下的地方，拉着風琴，躁着脚，口裏高喊着。

我問他：

「已經在警務局中服務得很久了嗎？」

波波夫搖動了身子，那時香煙跌落了。彎下身子到桌子下面去拾了香煙，然後說——以異于平常的語調吃吃地：

「輕……輕……輕視人……」

然而，他凝視着我，滑下凳子匍匐在地板上，一隻脚如跪着的女人一般枯啞地笑出來了。

「好，請……請拋開，你！」

他看着我手裏的手槍喊。他底鬚鬚倒豎着。一邊底眼下血管跳動着。一邊底眼睛略帶瞬灼地閉着。另一邊底眼睛呆呆地不動，恰如瞎子底眼睛一般。我抓着頭髮把他拉了起來。讓他坐在凳上，如講自己底工作一般地勸了他。

這里，事實上，我在自己底面前看到沒有臉孔的人，只是一個凝凍的灰色塊。而從這塊中飛出的兩眼與全身一起顫顫抖抖着。

下脣如無血氣的肉塊般地下垂。下顎顫抖着。面頰底四面打起縐來。——他底頭腦似乎整個地在腐爛。而且也紛紛碎裂，現在似乎變成了灰色底污物流出肩膀和胸腔。而波波夫也恰如確認着這印象一般雙手捧着兩鬢，用手掌掩住耳朵。

他底故事是極多的。第三年，在這邊入了黨，入獄了兩次。第六年上。參加
 武裝暴動，在街上被捕。

一面講着話，他爲恐怖所襲，開不來口了。——「我確實參加了這暴動，也
 殺了人，完全是實在的。」確實是殺的吧，他跌倒了……我說「處死刑」，把他嚇
 倒了。但，還是說：「厭惡『死』，我們爲生而存在，人類不是爲生而存在的嗎？
 此外，能怎樣呢？你自己也想想看！『爲我的』生活不是『爲生活的』我，對吧？」
 他極力這樣主張，一面談，一面不住地問：

「對吧？對吧？」

他一手搔着自己底膝，一手揉着一點什麼紙。我從他那兒把那紙拿過來。上
 面寫着沙希亞與他自己底名字，後面寫着這樣的句子：

「現在襲擊嘉拉金的時間還早。還不如在愛加特里諾斯拉夫地方幹來得便利
 而有益。因爲他不久就當到那兒去。」

我明白，波波夫底話沒有攪亂我底心，却攪亂了他底哲學。而惡魔暗暗地教唆了他無聊的事——這立刻激怒了我。

「到底，你底良心不反抗這樣嗎？」我問。

「咳，是的。」他深深地喘息着回答：「最初很怕，恐怕別人探出。但到後來習慣了。你想着什麼？」波波夫轉低了聲音：「在警務局裏並不忙。在那兒，英雄的氣概也是必要的。在那兒也是那兒底相當的英雄。當然是有的！若是一有戰爭，那末不論敵人或同夥，兩方都有英雄出來。」

而且以更低的聲音如僞瞞家一般地加說：

「那兒是很有趣的。也許較我們這邊更有趣；他們大概都是很少數——我們這邊遠較他們衆多呢！……」

我看着他底恐怖心底減退，消滅。他熱心、活潑而詳細地講了許多逸話之類的東西，有時還加上些可笑的事情。我記得幾次忍住了笑。我想：做了政治的狗

的傢伙或者能寫出許多有趣的故事。

他有點什麼羞澀，這羞澀，覺得比什麼都使我惱怒。使我惱怒而驚恐。我成了非常變態的心情。——自己也覺得似乎是間隔得很遠的人了。這樣，心神恍惚地鞭策着自己，同時，下某種不意的決心的時期立即到來了。

「波波夫，請你寫個這樣的條子：『我願死亦不連累別人』，如何？」
他不單吃驚而且茫然了。蹙起眉來問：

「到底怎麼了？爲什麼？『死』，是什麼？」

我說明：若不寫條子，我要鎗斃你。若是寫了，那在我眼前，你立刻自己縱死亦可。他最初底回答是意外的無聊的：

「自殺嗎？我自殺，恐怕沒有一人相信！人們立刻明瞭我是被殺的吧！而且，當然是你！除了你什麼人也不會被猜疑吧！大家都知道你在這兒——只有你……而且只有你一人，那兒有判決和處罰別人的權利呢？」

後來，他在地板上打滾，抱住我底腳哭喊。我不能不用手掌絞住他底污穢，潮濕的口了。——「不，」他靜靜地像祈禱一般地喊：「不，請判決我！不判決不行！不判決……」

這騷擾繼續得很長久。我等待着下面底傢伙聽到了跑上來。然而下面快樂地彈着風琴，噉噉地呼喊，雜踏地蹬着腳。

波波夫絞死了，倒掛在暖室底通氣穴中。他用腳踢踏凳，吐出腸內底碳酸氣時，我抓住了他底手。

已經完了！都是着了鬼！這樣的事，爲什麼必要呢？該死！

唉，寫作奪去了我底靈魂。若是寫，就感到地上不祇我一人，恰如此外還有誰——使我鄭重的誰在着似的。在這入面前我沒有任何的不安。這人很了解我。不給我恥辱的憐憫。

寫起來，似乎自己更加聰明，莊嚴起來了。這使我陶醉。這時，我憶起了杜思退益夫斯基。他是最多被自己陶醉的作家。他是如瘋狂一般，心中常常迸飛着雪片，常常想像着理智所思考不到的事情，而為自身的數人底行動所陶醉的作家。

以前，我以不信任的態度讀他底作品。覺得他是思想使人驚愕，描寫人類精神底黑暗面，而使我們始終不能不承認「神」底必然性，不能不依從那不可到達的慰藉和不可知的意志的作家。

「傲慢的人呵！低下頭罷！」

若是「服從」於杜思退益夫斯基也是必要的，那末，其中就有於他必要的理由；然而第一，這對於他不是必要的，他對他自己是「我即為我」。他能夠激發自己，他能夠榨取奮發的心汁至最後一滴。作家對着滿堆自己所創作的原稿的桌子而急急地死去了，這果是沒有的事嗎？照我想，這樣的事情也會有的。創造自

己底作品以至終局，以至生命之最後的一滴，而死在那上面。覺得遺憾的，只是我並沒有溶化在這可陶醉的工作中。

啊，下面我又要續寫莫明其妙的事情了。

我到市外去，是個淒寒而晴朗的晚上。黑的樹影籠罩住行走的人。我隱匿在樹影之下坐了下來。就這樣，一直坐到天明，坐到遠方的，農夫底車輪拖出的辰光。不知怎的有點煩燥，感到了心中底空虛，腦中底無聊和身體所感受的疲勞。我等待着自己底心中有無什麼燃燒起來的東西。波波夫死時，我對他的憎惡也死去了！誰對我竊竊地低語：

「你殺了人！」

但是我明白這聲音是從表面，從腦中發出來的。所以這沒有苦惱了我。被殺的人是背叛者。我不覺得自己錯。

然而，不知不覺之間，擾亂我心的問題不知從什麼深處迅速地湧到我面前：「那時，我為什麼自己也不意地，恰如被什麼——不是他的，而是我心中的——驚嚇了一般急急地把他絞死呢？」似乎我不是殺了罪人，而是殺了我底障礙的證人——這也不是因為他是背叛者故為障礙，乃是別的什麼方面底障礙似的。

他底話纏留在我底記憶中：——

「若是一有戰爭，那末不論敵人和同夥，兩方都有英雄出來。」

這話，我像在長久的以前聽過了無數遍一般，莫明其妙地不能忘去。

問題如蒼蠅一般團團地纏繞着頭腦：「波波夫為什麼與憲兵攜手？」那傢伙難道不是也講故事給憲兵聽，讀詩使他們笑嗎？也許，他與憲兵一起笑我底事情吧？然而使我難堪，引我注意的最主要者是——我絞死波波夫的迅速，而且是以前未嘗計劃過而那樣圓滿地幹成這一點。

這樣地到第二夜，我在與自己隔離的心情中昏昏沉沉的時候，就被捕了。

警務局底長官希莫諾夫枯啞而低聲地以有些不自然的恥辱的腔調說：

「這樣的，嘉拉金，波波夫這傢伙雖自己寫着『我願死亦不連累別人』，但是他死得很殘酷。從手腕上的斑點看來，也能明白他不是自己縊死，而是被誰絞死的。他死的那晚，你在他那兒直至一時半光景。這是事實。而這時間恰巧與波波夫死的時間一致。不僅如此，現在有所謂『指紋學』，依指紋學看來，明瞭玻璃灰鉢上的指紋當然是你的。自然，我很知道你爲什麼絞殺波波夫，波波夫也明白這點。他對於我們是有用的青年，所以你對於他底『死』，也必須以『死』償之。此外，嫉妒方面的殺人——這正當地構成刑事案件。這事件中，當然亞歷山大華爾華麗娜也有關係——懂吧？」

我沉默地聽着。這些事情並不使我驚恐，但是說「要處死刑」，却當然感到不快。沙希亞是會關聯到嫉妒上底殺人事件的吧？不，這是笨話，反而是要失笑的。

然而希莫諾夫在紙烟底烟霧之中事務地說：

「我勸你抵償波波夫。這點，你如果有異議，那末請與我立刻可以幹了的那兩三個人商量一下吧。若是如此，那末可說「波波夫背叛了朋友，受不住良心底自責，所以竊死」，這樣可以救你底生命，開始很好的途徑。我給你一兩點鐘的餘裕——在這時間內請想想！不要摸摸索索！」

出去時，希莫諾夫一面關上小小的拘留所底門，一面補說：

「逃遁的路已經沒有了呢！」

現在也還記得很清楚，我底遊戲可說歸于大敗，繩環拋在我底頸上，我決不驚惶，我似乎一分鐘也沒有想過怎樣處置。而在希莫諾夫說「抵償波波夫」時我立刻就同意了。現在，我還很記得：決心下得那樣神速而輕鬆，自己也覺得可驚。決心，也如散步，睡覺，飲酒等慾望之發生一般，是自然而平易地發生的。我坐在黑暗的小屋中，聽着打擊那窗子的大雨聲。我留意着：我內部的某種感情反對我底決心否；沒有反對。

這是什麼意思？這心之鎮定表明什麼？從何而來？昨天對波波夫所懷的嫌惡之情，為什麼不對自己懷抱呢？我心中喚起了背叛者所說過的一切話。想起了寫到他們，講到他們的一切。但是這些，都不使我煩燥或者憤怒。

昨天正絞死一人，今天又決心要致死許多的人，把身子隱匿在什麼地方，另一人則很為難地等着他底聲音。為着要知道他底什麼情形，在搜尋着犯人，但是似乎尋不着，犯人不在此。

後來，在某種為好奇心所掀動的思想底陰影下，蠢動身子而創造出這樣的問題：——

「這樣，我難道不是會在警務局中工作嗎？不是將把朋友拍賣給憲兵嗎？」誰也沒有回答這問題。好奇心非常地敏銳起來。我堅信這時我所有的感情，無論如何說都是「好奇心」。後來，我除好奇心之外什麼也感覺不到，對於這，我覺得驚異。我靜靜地張着好奇的眼睛，以自己也驚怕的態度會了希莫諾夫。

「偉大的決心！」他聽完了我底話說。

然後他熱心地說：「你與波波夫這鬼混者幹了無聊的事呢！這事，警察方面也查出了。但是這在我們方面，要好好地辦理一下。以此，照規則，你也應當在這文書上署名。」

我不加思索地問：

「你以為怎樣？——你以為我害怕嗎？」

希莫諾夫不立刻回答，他先點着香烟屁股：

「不，並不是這樣說。信仰我能，我不會那樣想。但是，現在不是可以談這事的時候。」

但我還是長時間地，大約一點鐘或一點多鐘地站着談話。從這談話中，我受了奇怪的印像。我覺得，我迅速而淡漠地對希莫諾夫表示了決心，他非常吃驚，以後他就不信仰我，我底鎮定不合他底脾胃。知道了他如我一般是不懂什麼的。

于是我這樣感到：他要用什麼來嚇我，但是明白了幹不成功。

我覺得他所說的都只是「無聊」。都只報告些非常「無聊」的事情來：而奧希波夫團長是很歡喜我底敏銳獨特的頭腦的。我問：

「那人還活着嗎？」

「死了！真是個好人。」

「是呀！」我也附和說：

希莫諾夫活潑地揮着手，拂開臉邊底烟紋，固執地補說：

「空想家呵！也可叫做Romantist。」

「對的，對的。」我再應和。

我拘束地說了波波夫是自己縊死的。

希莫諾夫聳聳肩說：

「就這樣罷。」

這一切都似乎不是真實的，但是真實却是真實的。我自己底腦子很明白——「一切都是真實」。不過我底理智從另外的什麼方面觀察牠，只是射着好奇的目光，一聲不響地繼續着沉默。

「是的，嘉拉莫拉！」我自己對自己說：「終究，轉變罷！向右轉——將這樣嗎？也許我焦急地等待着誰說：「止住！你到底那兒去？」但是誰也不發聲。

最初——一個月間，只有希莫諾夫因為那銳利地計劃的現實性，看去似乎是真實的。年紀是五十歲光景，中等身材，身段肥胖，白髮如海貓般地分開。有着所謂「俄羅斯式的」漠然的輪廓，柔軟微紅的鼻子，龐大而莊嚴的鬍鬚，沉着而敏感的眼睛——這似乎有幾分嚴謹。這樣相貌的人很多，常常碰到。各種身分的人都有，在各處服務的也都有，不論那樣的街，那樣的市都有着。所以我把這樣的人與普通底一般人同樣平淡地看待。

然而這外表的似乎平凡，反而在我底眼光中賦與了希莫諾夫以特別強固的現實性——勝于我生活中所發生的任何珍奇的事。他所講的都是表現我已很知道的傭人或官吏。這類人，似乎完全不能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根本的終極目的在那裏，也似乎那是漠不相關的。「歷史」，「政治」之類的問題。他是不大懂的；他對於專制君主，沙皇，以及其他負着他所擁護的使命底一切利害，全然取冷淡的態度。而且始終很滿足地毒罵資產階級者。

我問：「你爲什麼着手這類不安的工作？」

「大概，因爲那類工作有趣吧！」他咕啞低聲地說。

他一面說，一面把烟嘴插進烟盒裏，做出遲鈍的，似乎爲什麼外力所強制的
笑，繼續說：

「就是你這樣的革命家，也是爲自己底滿足而爲的吧！而我是爲着自己底滿足，以你爲敵，幾時要捕你的，現在這樣地捕着了。捕着以後，勸過你「一起漁

「『革命家』的吧！而且是你所知道的。當然很光明，我更覺有趣了！」

這時，我開始感到這人有點不能調和，不可信仰的什麼東西，——雖然還是矚目的。不久，我確信：他在與別人無異的外表之下，並不平凡——不，雖然平凡，但是有非常尖銳地突出的想念在震顫着。

我想要拿可說是發生生活上一切不幸的唯一源泉的「人類不平等」這題目來和他談話，他縮起肩膀，噴着紙烟，而鎮定地答：

「于我有什麼關係呢？這類事，既不是我所引起，也不是我所明白的呀！就是，也是如此呢。智識階級者們使你吃了大虧；只讀了些壞書吧！即使勃萊姆底『動物之生活』，你也應當讀呢！」

他常常含着紙烟，烟紋在面前昇騰。他瞪起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一面倦怠地說：

「最大的滿足是侮蔑別人，佔勝別人。請看孩子底遊戲罷！所謂『整個人生』

——女人底遊戲，球類底遊戲，以及與小姑娘的遊戲，玩撲克——整個人生都是遊戲！在像你這樣的人之間，與自己鬧着遊戲的人也不少。」

他這樣說，使人憶起「潛入運動」(註)及黨的鬥爭，這種滿足，在我欺騙朋友成功時，不知體味了幾次。

「遊戲與狩獵——這正是正大莊嚴的事情。」希莫諾夫說：「我有了錢，也是要向西伯利亞底塔伊加去獵熊的呢。否則，遠跑到非洲去也好。狩獵，這是大事業。擊殺並不是狩獵底目的，牠底目的乃是追循動物底足跡，瞄準標的，而經驗人類所有的『到動物中去』的權力。擊殺的人雖然也有，但，那是爲利慾而爲的；誰也沒有爲着獲得滿足而殺生的呀。只有瘋狂，憤怒的人幹的——但是所謂憤怒也不是普通的事情。爲着利慾而射殺，這可說是殺生之卑賤。」

(註) 潛入運動底原文是「Extra Motion」，指由一個團體派工作者潛入到敵人底團體中去活動的策略而說。

聽了他底話，我也並不信仰，但是這樣想：——是的，若是遊戲者（即狩獵者）是支配這人生的，那末我也幹這些，又有什麼壞處呢？

希莫諾夫底腦中有點什麼黑暗的斑點。腦髓底缺陷，固執的地方有着多脚的章魚般的東西。

「遊戲，狩獵，」他是以整個生涯全部歸着于這類遊戲的。但是我，自己與生活隔離，此世之中，託故不欲為一事；我知道人們製築種種的屏障，所以他所說的已不置信了。

正是某天的晚上，我們在祕密團體中飲酒。希莫諾夫說：

「諸位，我自己底手中有着一個智識階級者，那正是個怪物；他對我宣傳，說：『人類是瘋狂的動物，自以後脚起立的瞬間就開始了歷史，這歷史現在也還繼續着。』當然，這青年自己是瘋狂了的。他底思想並不壞，所說的『歷史』，是瘋狂的動物漸漸回復到常態的過程。以此，關於這點我也再三思索；總之，覺

得是值得注目的思想。我這樣想：若是果真如此，那末光明正直的人將斷然拒絕參加全人類底歷史吧！然而，怎樣能拒絕？何處可逃避？就是隱士和和尚，不也是拉攏在這網中的嗎？」

希莫諾夫似乎以為自己是「相當」的人。尤其是他雖在這卑污的歷史中佔着一個卑污的地位；但這點，使他了悟，對他指明是無効的。

「如何，你？」他說：「不是有趣的事嗎？」

歇了一會，突然站起來說：

「到底智識階級底傢伙使你墮落到何種程度了呵？」

他在對於我的態度中，像有點稱讚我的成分似的，這就是對於全人類的興味——可說是純粹的興味。這是以利慾，業務置諸度外，而另外獨特地作為單單傾向於人類的興味而存在的。希莫諾夫並不以長官對待下屬的眼光看我，而取了長者對待青年的態度。不用命令或指揮，却用了「這樣辦好吧？」或「如何，這類

不合法的行爲，不是到了可以結束的時候了嗎？」之類的忠告。

若是我以爲結束還太早，那他就毫不反對地依了我底話了。

他對我懷着可以叫做「節制」的感情。或者，這也可說是狩獵者對優良的狗所抱的愛寵之情。我譏諷地寫着牠；「最美麗的處女不能從自己所有的東西中給與一點贅疣的物品」，我曾聽到這動聽的格言過。因爲有這格言，所以心之要求能夠滿足。

那時，我在許多相識者之中，爲什麼沒有「密友」呢？可以互談最重要的——自己底私事的唯一的人也沒有。關於這問題，當然我是想要說的，但是這樣的話既沒有說成，也非我所好。心之創傷雖可全部由書籍來填補，但也有反而擴大加深那創傷的壞書。世間底萬物都各有其自身底暗影，而一切的真實，一切的真理都缺乏這附屬物（暗影）——當然是多餘的——，能夠看破此點的人極稀有。這暗影，是對於真實的純潔之疑惑，並非喚起被禁制的疑惑，而是喚起恥辱

的、絕望的疑惑。腦中懷疑的東西——常常疑問某物是沒有的吧，這就是沒有暗影的真理吧！

朋友同志之間，我在思想方面有着不安定的，輕浮的——更壞的是浪漫主義底傾向。再據我特別地多會到的巴索夫同志底話，那就是被評爲有着「形而上學」的傾向的人。——革命家必須是唯物論者。「唯物論——這是完全地結束一切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東西的意志。」巴索夫在「理」字上着力地說。我理解了巴索夫底正確；然而因爲厭惡他，我沒有贊成這主張。希莫諾夫同是什麼也互談過的人。他能很注意地傾聽對方底話，不客氣地承認：不懂者不懂，不知者不知。有一次當面說：

「我沒有知道這類事的必要。」

我所吃驚的，是知道了他不需要「上帝」。因爲我至今以爲他是「上帝」底信仰者，所以這吃驚並非是無理的。

「你問這樣的事真奇怪。」他縮起肩膀來說：「我們只有十四『埃』（註一）長的腸，那裏有『上帝』進去的餘地呢？還有，若有『上帝』，那末龜鱉（註二）豬狗都應當感到『上帝』——懂吧？人類不也是動物嗎？不是也有理性嗎？人類之外也很多理性的動物呵！而且這事與理性無關是大家承認的。『上帝』為理性所不能理解。怎麼樣……你真的以讀讀勃萊姆底書好一些呢！」

可怕地終結了他底話。

「你也很中了智識階級底毒呢！」

「若是不中智識階級底毒，你想我怎樣呢？」我問。

他萬分留意地看着我說：

「不知道呢！或者會成什麼發明家吧！但也不一定。你是很奇怪的人呢！」

註一「埃」為俄長度單位名，原名為Arshine，一俄尺等於3.4埃，一埃約合二尺二寸弱。

註二原文係兩種俄魚名，此係意譯。

他好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乏味的非常孤獨的人。

他說話多而動作少。他底手緩緩地動着。不亂笑，對於人生和人類極度地感到冷淡。而且他是倦怠者——確實是染了倦怠的結果，是懶懈的癖性的吧！

不久，我確信他所講關於狩獵，遊戲底快樂的話，那是爲他自己而想出來或引用別人底話的。他們底狩獵並不牽動人底心。他有着許多煽動的幫手，這點，他非常滿足；而個性底獨創力則幾乎沒有表現。事實上，他們所要做的，只要對希莫諾夫講講黨生活，革命家生活就好了，此外什麼也不必做；革命底逸話也許會使他歡喜，事實更甚於此。他常常傾聽我所講的許多逸話，那故事愈是無聊，他底無光澤的疲憊的臉上愈罩上深的微笑。有時他喘息着說：

「波便科較你講得更有趣呢！他如勃萊姆一般巧妙地說。」

「如勃萊姆一般」——這是希莫諾夫所給的最上的讚詞。他常常讀「動物之生活」，恰如純粹的德國人讀「聖經」一般。

我問他：

「你爲什麼叫波波夫做『波便科』呢？」

「我覺得這樣。」他答：「誰也是任意地思想的吧！若叫做『波波夫』，那末身子應當更高，手也應當更長。」

希莫諾夫有點引起我不快的疑惑的地方或癖性似的。有時，他在談話之間很快地陷我於不甚了解的狀態中去。他底平凡的臉上現出了有意義，然而愚笨的靈感。他底瞳孔例外地張大起來。他以集中注意的催眠家般的鄭重的樣兒看着我，我感到另外的什麼有點可怕的東西。這時，他把手藏在桌子下面，他恰如振作精神地拿出手槍要殺我一般地顫動着兩手。這樣的急激的發作——發作的沉默的思考，把人類陷入於我們所不能見的不可達到的世界中，這在他是屢次發生的，而在那樣的時候，我常常體味到厭惡的心情。

後來我感到：在希莫諾夫底心中隱藏着某種顯著的、神祕的、他自己所長怕

的人性的東西。我等待他在我面前公開牠，於是我更以強烈的期待感到這人底興趣了。

「善」底理論有「聖經」，「可蘭經」及其他等書。「惡」底理論，「卑劣」底理論，恐怕也是有的吧！應以有這種理論爲佳。若不是必須無殘剩地說明一切的東西，那末我們將怎樣生活呢？

昨天，我寫：——

「若是我願意，那末我可什麼也不幹。」——換句話說，就是我也許可以不背叛我底朋友底意志。而且我，還能很省刀地做點於他們有益的事吧！我曾那樣做；然而做過之後，知道這類事於我是不必要的。感到牠不能改變我內部底任何東西。

我背叛了？「爲什麼？」我到警務局工作的第一天，自己提出了這問題。但

是，對此找不出答覆。我始終等待着自己底心中燃起反抗之焰，等待着「良心說話」。然而良心默而不語。只有好奇心訊問地說：「前途怎樣？」

我燃起了譴責自己，斷然說「你是罪人」的感情，而鞭撻了自己。

我由理智意識到自己在做着所謂「卑劣」的事情。然而這意識雖然沒有發展到相當於她本身的自責、憎惡與後悔，但畢竟沒有伴隨着恐怖之念。不，完全沒有感到這樣的觀念。好奇心之外什麼也沒有感到。好奇心益加帶起腐蝕性來了，牠弄出了各種的問題擾亂了我底心。例如：——

為什麼這樣容易地從英雄的偉業轉移到卑劣的行爲呢。「若是一有戰爭，那末不論敵人或同夥，兩方都有英雄出來。」那無用的波波夫所說的這話，不是意外地準確嗎？

然而我只有在過去曾爲「英雄」，而現在「爲什麼幹着卑劣的事，而同時自己還是沒有興趣呢？」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被迫地，解決這問題的人。我如此不

可，如彼不成地用各種方法向自己提出這問題。

後來我這樣想：也許希莫諾夫底話偶然是正確的。生活，是瘋狂的動物底工作；其中所有的都是無聊的事情，是遊戲。然而我却是真的智識階級及被書籍破壞了的人。也許這些「人類的導師」——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君主主義者所說的都是謊話。所謂「社會的良心」之類的東西是沒有的，「人間關係」這意識是理想，「人」之外什麼也沒有。人們各賴他人之力以生活，這是永遠反復不絕的。

虛無！一切事物都是腦子所想出來的。一切都是虛偽。而我，是負有揭發這虛偽的使命的。「他們都是在被欺騙着。人生是單純的事實，是野獸的鬥爭，既沒有抑制這鬥爭底必要，而更重要的還是不能抑制這鬥爭。」這點，我有先使大家知道的義務。我開始發見了人類中，沒有反抗我自己底卑劣的力量，也沒有特別反抗牠的必要。卑劣——這是相互鬥爭中的合法的、真實的武器。

有這類十分滑稽的故事：「民衆看到國王寶貴衣服底華麗，都同樣地高興得歡天喜地。可是一個男孩子急急地叫道：這國王爺爺是赤裸裸的呀！」

會到過的人立刻看出了國王是裸體的，殘缺的。

在這場合，我不是或可負這聰明的孩子底職務嗎？

這樣的思想根深蒂固地纏着了十四歲的我。那時恰巧開始了可厭的戰爭，一切的所謂「人性」，都如從冰魚上剝鱗一般，從人類中飛去了！

把前面寫成的通讀了一遍，我立刻明瞭了這不是必須全部寫出來的，這與聽故事時大不相同。我以為自己是終乎沉迷於思想之中的人，是幹哲學而破壞自己底精神的人，是相信人善而使人性全部枯萎了的人。不，這是錯的，不是這樣。

思想無論怎樣多，決不會擾亂或誘惑我底心。這類思想似乎是感情沸騰的表面上所發生的氣泡。氣泡膨脹，毀滅，於是又發生另外的氣泡。只有充滿了感情

的思想是活的思想，真實的思想。她在被感情充滿時，肉體方面我不能感覺牠。那時思想纔如手指一般地把握、選擇及掉換事實，而且重新鑄造，創成事實。而被感情所充滿的事實再產生新的感情。

只有無感情的空虛的思考單獨地如開放在黑暗中的花一般纏繞着我們。但是牠完全沒有以怎樣的變化及於我們底心中的力量。雖說是娼妓，有時也會有誠摯的愛，這是不待說的；然而這類女人是不審慎的。因為她從我們這兒竊些東西去或者染些病毒給我們。

十九年間，我在思想永遠不變的人們之間過活；就是生活在那由單色而成的思想底氛圍氣中。這色彩不使我滿足。這顏色對於我，始終如無聊的、乏味的秋日一般。

但是我看到了：——人類能夠全面地明瞭自己所有的思想，這是滲入於他們底骨肉的，正因為這理由，所以扭不動身子般地被那思想束縛住。這思想不是氣

泡，而是緊握着的拳頭。是澈底信仰自己底力量的思想。

第七年及第十四年頃，我看到人們很容易地反覆了他底信仰，我確信他們有什麼不足，而這不足的東西是至今未嘗有過的。是什麼呢？是趨向到他們底思想所拒絕了的東西中去的肉體的潔癖的感情嗎？是沒有正直地生活下去的習慣嗎？

以此，我似乎把捉住了什麼可信的東西。「正直地生活下去的習慣——這正是我們所不足的東西。」我們底生活是叛離我們底「信念」，「主義」——信仰之教義的。這矛盾在「潛入」鬥爭中有同樣的信仰。然而戰術不同的人們間底憎惡却特別銳利地表現出來。眼看着這點而進入無恥的「伊愛士教」(註)，忘我地熱中於暴徒底計謀與遊戲，不嫌採取那僅為遊戲底進行而繼續的冒險的遊戲家所用的固執的方法。

是的，是的——人類是沒有所謂「正直地生活下去」的習慣的。當然，我明

(註) 希臘正教之一派。

白：大多數人在過去是如此，而在現在也沒有養成這類習慣的力量。然而，把漸漸地「改善生活」，「矯正人們」等的大任負在自己身上的人也有，若是以為「鬥爭中，一切手段都是有用的」，那是錯誤的。不，若是依這種教義所說的，那末人們為什麼不能創造正直地生活的習慣呢？

也許是應幹一切卑劣行為的時期到來了。牠無惡不為，而且利用一切罪惡，而使我們懷抱憎惡和恐怖，牠在這世界上形消跡絕的時期不是到來了嗎？

奇怪的事情也是有的。無論如何，使自己不與人們或事件相關係，是不可能。這既不是因為傲慢，也不是因為把生活破壞到人類所不能恢復的、絕望的地步；更不是因為我誤說了「是的，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但是，你有力量，請教我罷？」

我既無叫喚的必要，也無可以叫喚的人。我目中既無別人，別人亦不以我為必要。我一切無意識的自辯妨礙我發見我在要求着的要件。「為什麼在我底心中

不能發見那要制止口噴底聲音，別人底叫喚和自己底背叛行爲的某物呢？我爲什麼自己不能非難自己呢？我既叫自己爲罪人，且深知自己是罪人，爲什麼不在良心之前發覺有罪的行爲呢？」

若是我底筆記有目的，那末這目的不外解決這樣的疑問：——我爲什麼如此缺乏共同精神而永久遠離羣衆？

我已經寫過：「我要毫不容赦地鞭策自己以達於解決。」我把身子賣給了警務局。而且把一個稀有的善人——有用的黨員處了流刑。我因爲他心地底純潔，氣魄底勇敢，對於工作的熱心和善良愉快的性質之故，非常敬重他。他剛剛出獄，又從事第三次的非法工作了。我背叛了他而等待着心中將起的某種變化。

什麼變化也沒發生。

希莫諾夫請我吃一種有特別味道和香味的紅葡萄酒，他說：

「想要到莫斯科或彼德堡去嗎？這裏，你有點英雄無用武之地似的。不久，我也確要到其中底一處去呢！」

「彼德·夫利波維契（希莫諾夫），」我問：「關於『我爲什麼工作』這問題，你以爲如何？」

他如往常一般不立刻回答，先很注意地看我，然後看天花板，聳起肩膀說：「不知道呢！你既薄視金錢又不重功名。由於復誓的感情嗎？似乎也不然，因爲你實在是善人。」

他一面微笑，一面很注意地繼續說話：

「你問這話已不是第一次了呢。以前我說過的吧：『你是怪人。』也許你有點瘋吧？不，似乎也不是。但你自己不是應該知道爲什麼嗎？」

這裏，我簡單地講了事情底內容。他沉默着很留心地傾聽我底話。一面聽，一面不絕地吸着煙。我底話講完，希莫諾夫冷淡地說：

「是的，這，危險呢！大概知識階級底傢伙使你們墮落到某種程度吧。」

於是他一面燒着新的紙烟，一面嘆一口氣。

「那末，請你槍殺我罷！此外沒有辦法吧！只有殺了誰，然後會全身顫抖而叫喊。」

他站起來倒了葡萄酒，背向着我，在陽光映射中看着葡萄酒。他是個平凡得可怕的人，這時看來較平常更平凡。他這樣長久地站着。我覺得他底老脾氣填滿了我最不可解的洞穴。

「怎樣了？」

他慢慢地把身子側向這邊，坐了下去喝乾了葡萄酒，嘆了口氣，然後點着紙烟。

「這類心底糾葛是你自己底腦中所想出來的呢。」他說：「是的，這是想出來的！爲着消遣。我很知道。我自己也常常有想睡而睡不着的時候，就有或者以

爲自己是完全的暴徒，或者以爲是聖者這類事情。是一種戲謔呢！但是最多的是想像自己做了魔術家——世乏其匹的魔術家。」

接着，希莫諾夫很快地把臂支在桌上，以前所未有的活潑精神枯啞地說：

「哪，就是把自己想像做神祕的魔術家。最先是穿着木棉的衣服出現到舞台上吧？像變戲法的一般，已經與其他的任何東西無關。」

他非常幸福似地微笑了，而且滑稽地對我睜着眼。

「立刻，我底手上有着一隻鴨。我把牠放在地板上，牠就在舞台上走，咕咕地叫着生起蛋來！懂嗎？生蛋。接着從那蛋中現出小豬來。再生一個蛋，從那裏面現出兔子！第三個是梟鳥。這樣能生十個光景的蛋。請想像想像觀衆底狀態罷！都站將起來擦眼睛，從觀劇眼鏡中望出去——都做出驚奇的臉色。都覺得自己成了笨蟲，尤其是縣知事；試想在衆目之前，縣知事作起惡想來，成個什麼樣兒？我很快生出兩個頭！我開始吸雪茄煙——二支！但是不發煙，後來煙從腳指

裏出來——你且想像想像看！舞台上，兔在跳，豬在跑；在燈火下眼光昏暗了的烏鳥呆呆地張着眼睛看着人們這邊。後來還有什麼動物在動着。牠漸漸地大起來——人衆間底混亂！」

警務部長彼德·夫利波維契·希莫諾夫呆呆地張着灰黯無光的眼，反革命的鬥士般地以深深的確信，幾乎歡欣到極點地說：

「蔑視人也蔑視得夠了！完全是蔑視！」

我聽了他底愚之已極的謔語，覺得自己好似癡人。他並沒有醺醉。這人是個酒八仙，但決不曾醺醉。

我問他：

「你在話講得正起興的時候，恰如墜向什麼地方去一般迅速地朦朧起來時，也想着這類事嗎？」

「是這樣的。」他點頭說：「這立即襲擊我。在警察部中正報告着什麼的當

兒，我似乎立刻能以空中的火之文字寫自己底姓名。你以為怎樣？寫出的吧，總歸字似乎是能寫的！署長面前底空中，火之文字『希莫諾夫，希莫諾夫……』在燒燃着。署長驚倒了，他究竟不能看見這字嗎？署長問我：『你怎麼了？精神不好嗎？』當然，他是嚇壞了。」

沉靜的驚恐映在希莫諾夫底眼中，因之臉色浮着含有某種意義的氣色。

我懷着一縷希望問：

「僅此而已嗎？」

對方也問我：

「還想說什麼呢？」

他死得奇怪，夜間與我一起坐了兩點鐘左右時完全是健康的。下午四時，已躺在院子裏底吊床上死了。

巴索夫同志與另一個紅頭髮的，頭上繫綳帶的人來了。

「不認識我嗎，嘉拉莫拉？」他問：

我明白了這是以前讓他逃掉的一人。但記不得這人。這是曾三個人在監獄裏的。

巴索夫問：

「以前逃脫人的時候，你已在警務局務服了嗎？」

一聽就是廢話。根據警務局底文件，他們是應該知道我已經在那兒務服了。

他們以嚴正的審判官般的口氣，與我談了半點鐘話——實在是不能不如此談的——然後回去了。

大概，他們或許是援救我底性命的。看看我如何處置這性命，是有趣的。這兒也有問題。生命在我們人類底勢力之下呢，還是人類做了生命底食物？然而所謂「生命」，到底是誰底安慰？——這真是愚之已極的安慰！

是的，即在警務局中服務，我也曾會朋友們，而使從獄窗中逃遁；或者從流刑地使恢復自由；或者設印刷所，製造成堆禁止的書。總歸是給他們點小小的滿足。但是並不是爲着故意強固他們對我的信賴，或者把他們引渡給憲兵，無非爲着引起事物中的變化而做了這類的惡作劇。對於他們的好感也助長了這事，但是「這將有怎樣的結果」這好奇心是主要的原因，這是無疑的。

據大家說：眼中有某類「水晶體」，視覺底準確與否是由於牠底作用。人類底心中也有裝上這樣的水晶體底必要吧！然而這是沒有的。沒有牠——這兒有事
情底真相。

你說正直地生活的習慣嗎？這就是感覺真理的習慣。但是，要感情上沒有錯誤，那只有能完全自由地表現那感情時纔可能。然而若是自由地表現了感情，那

末人只有成爲動物或卑劣者——只要我們不以爲聖人所生。而且精神上是以前者而終。也許這所謂「盲目」是意外神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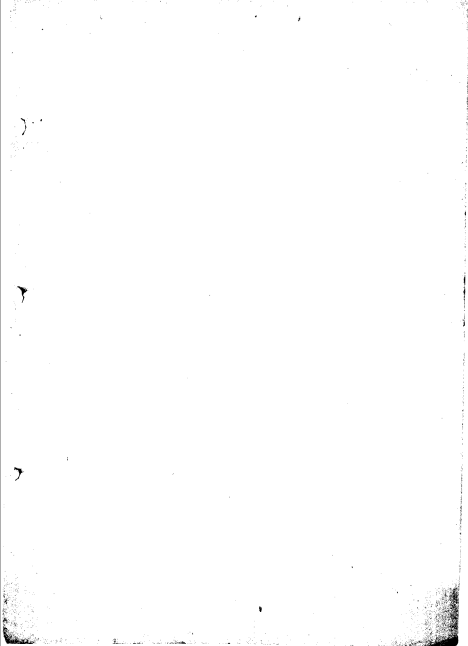
我沒有寫完全部，而且前面所寫的全部並未傳佈真相。但是，不要再寫更多的了。

刑事犯人唱着「國際歌」，於是，看守在廊下低聲應和。這人有着可笑的性質——叫做茲基林。

還有，我們底委員會中有個叫密羅諾伐的宣傳家。是塔夏底朋友，一個可驚的姑娘。啊，她底心是何等可愛，然而又何等堅貞呀！這姑娘恐怕不能說美，但是我却尚未看到這樣可愛的姑娘過。我爲什麼很快地憶起了她底事呢？我沒有把她引渡給憲兵。

思想之波流，思想之不絕的波流。

萬一我做了那男孩——說是只有那孩子看得見真理——便怎樣呢？
「帝皇是完全赤裸裸的嗎？」
這思想又纏起我來了。討厭極了。



十戈比銅幣

當我十三歲，混在粗率的人們當中過活的時候，心曾經整個地給東家太太底妹妹捉住。——那是已經三十歲的，高高的，身段勻整的，姑娘氣的女人，聖母似地閃着柔和的眼光；明朗地顯出輪廓端正的優美的臉子，那碧藍的雙眸，常常溫柔而細心地看着一切；既要一講到什麼橫暴或是邪惡的事——那閃光的眼睛立刻奇妙地帶着緊張的好顏色，好像耳朵不靈的人常有的情形一樣。

她不多說話，除了極心安的事以外，不開口說到——像健康呀，天氣呀，婢僕，祭司或女裁縫底事呀……等等。我一次也不會聽到過她說別人底壞話。她底動作總是小心翼翼地，簡直像永遠担心着不要給什麼東西絆倒或不要觸怒別人似的。我常常想：她是不是近視眼呢；有時又覺得這沉靜的女人好像生活在夢中似的。

她做了別人的笑柄。常常有這樣的事——彼此相似或接近的女人們聚集在東家太太那裏，都是肥胖，營養良好，什麼話都隨便地說的女人們；熱茶溫暖了自己，或是給果子酒和「馬台拉酒」灌得成傷起來的時候，就大家開始說丈夫底軼事——東家太太底妹妹一聽到露骨的話，就混亂起來，嫩薄的面頰泛起赤紅的顏色，沉靜地垂下睫毛修長的眼睛，簡直像給油污的水衝注過的草葉一樣地，彎曲起全身。

東家太太看見這樣兒，就高興地叫起來：

「啊，看呀！麗娜臉紅了……真是可笑的孩子呵！」

於是，女人們也溫和地捉弄她：

「怎樣的呀，簡直像個小姑娘！」

這種時候，我覺得這種純真的女人多麼可憐。我聽到女人們底放肆的話，也同樣地覺得難爲情。她們不單說赤裸的話，還帶着微笑、油膩的嘻笑和雄辯的眼色說話，這，在我心裏喚起了嫌惡和恐怖之念。酒醉的女人們我覺得好像水蛭。最可怕的，是油漆店包工頭底寡婦，是個胸脯肥大，眼睛像牝牛的，雙重顎的四十歲的遲鈍女人。她一面微笑着，一面高高地矯起肥厚長聲的上唇，突出排列得整整齊齊的牙齒，混濁的藍眼睛蒙着閃光的潤澤，看去總好像憤激似的。

「丈夫這種東西，頂歡喜老婆和他一起的時候一點不害羞！」她用醞醉的助祭似的聲音說。

「也並非都是這樣的呵！」另外的人反對她。

「啊！噢！都是！那是——如果自己是個弱男子，那末也許不一定那樣，可是，強壯的男子都是——不歡喜害羞的呵！男人爲什麼要化錢嫖婊子呢？都是因爲婊子比我們聰明——不害羞呀！害羞——在姑娘們是好的，可是，一個婦人，那樣的東西是有妨礙的呵！」

雖然不是大家都贊成了這番話，但是，大家都褒讚她：

「瑪麗亞·伊格奈特芙娜，你真勇敢呢！」

我一面侍候着吃飯，一面聽着這樣的話，看着可憐的她，垂着白鳥似的頭頸，看着隱藏在亞蘇色的髮叢中的小小的發紅的耳朵，看着手指無何奈何地碎裂着餅乾，我發狂似地，幾乎流下淚來，她怪可憐的。可是女人們都高聲地笑着：

「唔，哪，看呀！麗娜！」

我確信，她處在這類婦人們當中一定十分痛苦，而我自己，顯然有援救她的

義務。可是——該怎樣援救呢？

我自己讀了不少的書，可是，它們當中無論那一冊都不會指示：十三歲的少年援救一個兩倍年紀的女子，該怎麼辦。不過，有一冊裏面，不幸講着這樣的話——「不論僧侶或惡魔，戀愛都不饒赦，它並不顧慮年齡。我們都是它底奴隸。」

依年齡說，那時我已懂得太多書裏所沒有寫到的男女關係是怎樣的。但是，書籍却給了我一種力量，使我相信男女間還存在着另一種的關係。我想像着某種偉大的動人的事，執拗地空想着它。我想：恐怕不會在所有好男女當中，戀愛都似像野牛，兵士哀洛菲夫及永遠醺醉，穿着襤褸衣服而自眩她底豪飲的洗衣女奧麗娜等所了解的形式出現。

我執拗地想着——自己該怎樣地援救這顯明地憎惡着聽見或看見粗野的生活，顯明地不傾向那種生活的可憐的女子；我做着英雄的夢——在那裏，我是盜

賊團底領袖，是個穿着紅色外套，腰間掛着寶劍，橫覆着皮帽子的體魄高大的青年。夥伴們放火燒了她所住的房子，而我雙手抱起她，穿過院子，向我底馬奔去。忽然，在另一個夢裏，我已經是魔術師，而且一切惡魔都聽從我指揮，他們使我和她不給人看見，我倆像雪片一樣地輕，一起飛過空中，盤旋在給碧空映成藍色的荒野之上，前面，在樅樹底尖頂之間，豎立着雪白的房屋，神妙的音樂從那暢開的窗子裏，像河流似地向曠野、向我們這邊流過來——於是，心臟停止了跳動，整個身體沉浸在它裏面了。

可是，也有並不那樣幸福的夢，和幻想得太過分的未成年者底可厭的惡夢。然而，實際，我所愛的女人却像經過別人底身邊一樣小心地經過我底身邊。我看來，她似乎怕碰着別人，沾污自己底身子，她最担心的似乎就是不要碰着別人。可是，怎樣使她感覺到我底眼光不斷地跟在她後面呢？她和我眼光相觸的次數，漸漸多起來了，終究，當我給她打開大門口底門的時候，一向沉默地通過的

她，這樣地對我說了：

「身體好！」

當然，我是將這句應酬話想得太誇張了！這簡直好像這樣地命令：

「爲着我，好好地保重身體！」

我發狂似地歡喜，當然——是爲着你呵，女王！這一定是命運，全生命力和一切的書籍，早已給我決定了的——爲着你！

「你怎的——不高興嗎？」

我回答不出——我心臟停止了跳動——啊，如果她留意到了我底憂鬱，那末她不是早已知道，我平常是發狂的？她不是愛着我的？這結論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却是愉快的，我歡喜得發狂地跑到廚房裏去，胡亂地吻那討厭的雌貓——那衰老，脫毛的，一向冷情的，趨炎附勢的傢伙。

多變的三月天像頑皮的小孩子似地，任意地玩花樣——一會兒，成團的雪如

濃雲一般地鋪展在地面上；一會兒耀眼的太陽立刻又照映在天空，眼見得開放在黑影影的樹枝上的雪花融掉了。隱約聽得到雪堆下的水流在嘍叨，下面隨水流去的雪漸漸地沉入地底，似乎在嘆息。從狼狽的灰色雲塊之間窺見的天空底蒼碧的裂縫，一天天地深邃廣闊起來——望着這無底的青空底洞穴，人生也變得輕鬆愉快起來。最初的春之花，先開在人底心裏，然後才開放在曠野中。

東家太太染了重病，妹妹每天來探望她。她來之後，將家裏收拾得整齊齊，弄得非常幽雅，非常舒適。她簡直像溜冰似的，在油漆的地板上微搖着身體，無聲地從房間走到廚房，潔白的手上提着沾了水的手巾和裝了果汁的瓶子。

我被她迷住了。

有一次，她看見我一面洗手，一面讀書，就問：

「你讀什麼？」

我說了書名。

「你最好讀讀大殉教者華爾華拉底傳記。」她忠告我。「他是你媽媽底天使呢。」

「那末，你——就是我底天使！」我以忘不掉的低音說。

說過了後，對自己底不害羞，立刻吃驚起來了——她不會發怒嗎？

可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就這樣地吩咐我：

「臉盆裏，給我倒點水……」

她洗着纖細的手指，一個個地細心地擦着，然後，她望着窗外說：

「融化得真快呀！」

是的，正當着太陽的地方，雪很快地融解，水流像鏤刻着天然寶石底虹彩的銀線似的，不停的從屋頂掉落下來，我底心也像虹似地燃燒，而又融解了。

一會兒以後，東家跑到廚房裏來，威嚴地昂起長長的頭，用手指威脅我：

「哼，畜牲！你對奧琳批達說了什麼？」

「只說過像天使一樣。」我告白。

「對有丈夫的女人，可以說這樣的評嗎？」

「書裏也說過這樣的話。」

「對有丈夫的女人？像你這樣的傢伙，一定會給那書弄昏頭。當心！就使你
不說，她也會明白自己像個什麼的……」

東家張開大嘴，笑一陣就走了；我可有點憂鬱起來了。怎的，那女人說了我
底閒話嗎？不是多事嗎？……

兩個月光景以後，她在廚房裏製果汁，對我說：

「你這樣不害羞地固執，真糟，大家都在說呢——那是不好的呀！」

我沒有想到她會說這樣的話，驕然間，這樣地反問：

「爲什麼——不好呢？」

「問問自己吧！」

於是，我任意地說出了心裏所想說的話——人家在她面前說那樣污穢的話時，她也可以沉默着，這難道是好的嗎？

「可是，我知道你是害羞聽到那樣的話的呵——你和那些人不是不同的嗎？那些人是多嘴的 比釀醉的洗衣婦還壞……」

我說了許多話，發怒似地昂然地站着。那時，她站在邊盥擦碎的桃子的篩子前面，睜着滾圓的眼睛，大張着嘴，像要哭出來似的望着我。那臉子簡直像小孩子一樣，手裏捏着木瓢，紅色的液汁不停地滴在桌子上。

「唏……」他急忙向我搖搖瓢子，小聲地說：「不要響！什麼樣的孩子……看我不給你說出來……」

「不要說出來呀，不如兩人逃到伏爾加去吧！」我向她提議。

「啊，什麼，到什麼地方？」

「伏爾加對面的森林裏呀。現在——馬上就是春天了……無論怎樣都可以過

活的！」

她坐在凳子上，這樣問：

「爲什麼呢？」

「你和這裏的人一起過活，怎麼行呢？」

我極力說明——我到老，到死都侍候她；她和我一起一定非常幸福；我無論到那裏都照應她。

她笑了，並不高聲，可是聲調很使人難堪。在笑聲中對我說：

「啊，你真是，說出了怎樣可笑的話呀……真是！想出了什麼呵……什麼伏爾加對面……一點也沒有道理！」

她搖着身子笑着走去了。我到棧房裏去劈柴。三十分鐘以後，東家跑來對我說：

「喂，小弟兄！你做的蠢事和許多蠢話，傳到我老婆耳朵裏可怎麼辦？」——

她是不饒你的。……你瘋了嗎，唔？」

一個人的時候，我想：

她多麼老實呵——什麼都告訴別人！

復活節到了。碧空的空氣裏溢溢着春之喇叭的音響，車輪碾過鋪石道底碎石上的聲音，以及春節底沉醉的聲音。

每逢客人開門，我都全身顫抖，這樣等待着地底出現。我將對她說：

「敬祝基督復活！」

「說得對。」她會這樣回答，而以薔薇色的嘴唇吻我三次。這一來，也許我立刻就死去——只要她吻了我！

醺醉的客人們底節賞，從來沒有像這樣地刺傷我底自尊心。可是，並不能拒絕它。汗灑的二十戈比銅幣在我手掌裏，覺得熱辣辣地，像幾普特的法碼那樣

沉重。

我底心情好像受聖餐之前的信徒似的。我覺得似乎有成就某種偉大功業的力量和自覺。事實也一定是這樣的——因為女人底第一次接吻，是人生底最大的事件。

啊，終究看見她底樣兒了。她在青色的綢衣上加上鑲了許多珠子的黑色長外套，全身被一種靜穆的繡摺和耀眼的光彩包裹着。

我屏息着說：

「敬祝基督復活！」

「說得對！」她這樣回答，腳也不停地，塞了一個大顆淚滴那樣大的錢幣在我手裏。

那是陳舊的，磨滅了的，鵬鳥底模型下面有個小洞的十戈比銅幣。

我身子倚在牆上，茫然地望着青黑相間的女人一步步地走上階級的樣兒。我

突然討厭起她來——這十戈比銅幣像陰冷的利斧似地，從我心裏割斷了愛情。

那天晚上，我將那做我愛情底代價的銅幣，丟進泥沼裏，融雪的污濁的水塘裏。

……這以後，我還有過許多戀愛，接受了許多十戈比銅幣——舊的和新的。